

主人

第七卷 第八期 目錄

佛法的真精神	東初
禪是東方文化的精髓	何中堅
禪海蠡測跋	張無諤
一個墮落者的獲救	孫清揚
佛國新語	樂觀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基隆靈泉寺傳戒期中戒錄講演錄	南亭
香港眞如藏密院成立記	轉載
獅山行	程觀心
值得紀念的日子	波濤
覺悟	曼利
釋迦牟尼佛傳	摩迦
為什麼要影印大藏經	孫清揚
影印大藏經之意義	含虛
復孫清揚居士函	念生
復趙恆惕居士論編印大藏經書	未鏡宙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緣起	
致各國學校圖書館專門學者佛教信徒普勸預約書	
致各寺廟住持普勸預約函	
何不皈依佛陀座下	夢心 梅然 曲詞

佛法的真精神

東初

一般人把偶像，或儀式，視為佛法的象徵，這實在是錯誤的。要知佛法的真精神，絕不在偶像或儀式的表彰。若以這種形式主義視為佛法，這佛法有什麼價值呢？佛法的真精神，即在佛陀的堅強（忍辱），毅力（精進），正義（大悲）克服一切，戰勝一切的精神，這是建立佛法的根本，也是佛陀偉大聖格的所在。我們信仰佛陀，景仰佛陀，就是這種精神，絕不是僅崇拜偶像！這種堅強，毅力，正義的精神，不獨為建立佛法的根本，並且為建國救民，挽救危亡的一種正義不屈的精神。我常說宗教家與革命家所持的捨己為人的精神是相等的，其出發點雖各有不同，但終止的目的，都在建立一個合理化正義莊嚴的世界。

佛陀時代的印度社會，是一個邪說猖狂的社會，與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一樣，特別受唯物毒素思想影響，所謂無因無果，無善惡報，無今後世。這種思想實無異於今日唯物史觀的論理，今日唯物學者把人不當人，視人與草木禽獸一樣，殺一個人算什麼，等於折了一根青草，有什麼罪惡，毫無憐憫心的施用海戰術，清算國爭，殘殺同胞，這種殘暴無人性的罪狀，為歷史上從所未有，然而今日自由國家中，雖然痛恨共黨殘暴的行爲，然在一般時髦的學者思想上，向也未能認為殺人為極有罪過的事，至多表示同情，至於做好事有什麼善報，也未能十分深信，人死了等於熄了一根燈，有什麼後世，昇天堂固然是一種幻想，求生西方，以及在人以上的一切聖者都是假託的說法，甚至說宗教是迷信，這些思想都近於無實證的唯物論思想。所以今日一般人雖然同樣在喊反共的口號，可是他的思想在先天就犯了一個忽視精神文化的毛病，否認善惡因果報應排斥宗教的錯誤。因此，今日我們要肅清唯物論毒

素的思想，首先要健全自己的思想，把那些忽視善惡業報，否認今世後世的說法，近於馬列主義思想都要嚴格糾正。

佛陀雖出生於二千五百年前，但他的思想，却為我們今日反對唯物史觀邪說的指針，佛陀為拯救當時廣大的人民，為貫徹救國救民的目的，特別放捨國城妻子，入山專從事於真理的探討，經六年深思諦觀，終於徹底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故積極以摧邪顯彰真理的精神出現於世。古今一體，正邪不兩立，光明與黑暗不能同時並存。由於佛陀具足一切大智慧，及無量的功德，使一切邪說的首領都感到滅亡的恐怖。所以一切邪說魔王都在暗中計劃，欲趁佛陀進王舍城宣說佛法的時候，在途中或在四城門，或天上以種種殘暴的手段結束佛陀的慧命。當時諸天人民聽說一切邪魔欲害如來，都感到莫大的苦惱。都勸諸世尊放棄王舍城，有的人民含淚的勸諸世尊停止入王舍城。但佛陀為貫徹拯救人民，摧毀邪說的目的，絕不肯為謠言所惑。並且堅決對他的門徒說：我許久以來，為一切人民受諸苦惱，放捨一切金銀珠寶，國城妻子，以及身命，在過去先知先覺前發過誓，我以純潔的人格及忍辱的精神，誰能害我？我以正義為救一切人民，必能戰勝一切，克服一切，佛陀以這種堅強，毅力，大悲的態度，謝絕一切人民勸請，終於如期進入王舍城，孰知預先埋伏在途中的那些欲害如來的邪說首領，見了佛陀偉大莊嚴的法相所感動，並且了知佛陀具一切智能深解甚深法義，都不約而同為佛陀偉大精神所感召，都情願捨邪皈降如來座下，這一個事實，在大乘經中調伏品神通品有詳細的說明。我們根據這一事實，就可明白了佛陀的真精神，絕不在使人僅崇拜偶像，或燒香跪拜，然而

這種形式不過表示個人對偉大教主崇拜的虔誠，不能說佛法的真精神，即止此而已。最遺憾的，一般人都不能明了佛法的真精神，往往誤解佛法為迷信的，或說佛教無益於社會。於是有人以為說幾句時髦話，或什麼自由民主博愛，或是散幾包藥品及少許食物救濟，認為這是有益於社會的，要知道這種利益，是暫時的利益，是有限度的利益，是短視的利益，殊不知還有最高尚，無限度，永遠廣大的利益，這個利益不是物質，是精神，是法益，今日我們國家在這拯救危亡的時期，我們需要的什麼？不是幾包藥品或少許麵包，仍是偉大佛陀捨己為國為民，堅強不屈不撓的精神，正義戰勝一切的，偉大聖格感召，深遠的智慧啟發；自私，氣類，意志不堅決，沒有正義感的國民是要有這種教育。佛陀住世八十年沒有一日停止為主義的奮鬥，最後臨滅度的一日一夜，還說了一部涅槃經，遺囑一切佛弟子，要依照佛的教法去實行。最有名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試問這種為法為人的精神，我們果能誠意的效法，不獨可救國救民，並且可救世界。實是挽救今日人類的一道光。佛法根本的精神簡單的說：一、以正義戰勝一切邪說，二、以堅強忍辱克服一切困難，捨己拯救一切人民。三、以精誠感召一切敵人。今日我們無論為一個宗教的領袖，或為一國元首，或為一黨的黨魁，或為社會的領袖，都要有佛陀的這種精神，我們有了這種精神不獨臨敵不屈，並且對內軍政大事必能應付裕如，並且達到最後正義戰勝一切。總結的說：佛法指示我們的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乃是一種精神教育，一個佛教徒不能真誠佛陀救世的精神，僅在形式上崇拜，是未可實踐佛法的理想，今日佛法未能普遍的發揚，即在多數佛教徒昧於佛法的真精神。要使社會得以安寧，世界得以和諧，唯有發揚佛法的真理，指導各人心理上自私的昧見，融化於佛法無我大悲精神中，人類始可獲救！

禪是東方文化的精髓

何中堅

東初法師於本年五月十日出版的『人生』第七卷第五期中發表了一篇『禪的意義』，讀後獲益良多，他在這篇文中，不僅把禪的意義和其重要性解釋得很明晰，並且表明：「禪是佛教的全體，是佛教的精髓……禪在東方，不但代表了佛教的精神，也代表了東方文化的精髓，因為禪是充分包括了：東方文化的精神；深奧的哲理、崇高的藝術、慈悲的道德，都在這裡發生」。

我讀畢其大作，覺得東師之言，確是真知灼見，有其獨到之處，雖然他未把禪怎樣是代表東方文化精神的原因詳細闡述，但就其文中所述，以我個人受其啓示感覺所得，他這幾句話之意義是很深長的。

說到東方的文化，當然以中國為主，中國的文化，是『性理』『智慧』和『道德』的表現，不但佛教如此，儒道亦然。深奧的哲理，崇高的藝術，慈悲的道德，多由光明心性所發；心性不明，則愚昧不仁，在哲理上不能體識到深奧的宇宙人生真理，在藝術上不能有崇高偉大的創作，在道德上更不能有仁慈、喜捨、博愛、公正、平等、無我、無爲等美德表現。佛理以戒定而見性，儒理以安定、靜慮而明德，戒定則慧生，靜慮則德明，慧生德明，就是明心見性，見性即是見佛（佛者覺也）。又定是慧的因，慧是定的果，定而生慧，慧在定中，慧明心則定，心定慧自明，此二者，名雖異而體則一，有不可分離之處，故總其名曰：「禪」，六祖壇經云：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人類生活上一切創造奮鬥，時時不能離開智慧，然妙明的智慧是淨明心性所現的，即是由「禪」而產生的。在浮燥煩亂，置身物慾的生活環境中，是不能發生正知正見的，必須守身嚴正，淡於名利，外於物慾，心胸豁達時，即在定安靜慮的禪生活中，才能發生出正知正見；心不正定期妄想紛飛，思

慮不周，見解不真，惟心安靜慮，思維才能周密精闢，所有創作，自然優異獨特，崇高偉大了！東方的文化，就是禪的文化，所以能發生：深奧的哲理，崇高的藝術，慈悲的道德。由此證知，東師言禪是代表東方文化精髓之說，是正確無訛的。以上所說，不過是一個概論，或者尚有不能令人深信之處，現在再將：深奧的哲理，崇高的藝術，慈悲的道德三方面分別簡述如下：

（一）深奧的哲理

哲學是研究人生宇宙萬物真理之學，哲理是大智慧。佛學探求人生宇宙真理所得之知見，指導吾人修行之正法，深奧的哲理，不是玄虛之理，而是精微的真理，所謂深奧，是因為普通凡夫知見淺陋所不能領悟得到的理性，且有非言語文字所能表達的，似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東方的高深哲理，多屬性理之學，無論是：陰陽盈虛之理，仁恕中庸之道，均非簡易之理；至於佛之無念離相，斷見思惑等出世法門尤難領略，真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有不可摸索之嘆！但是若能轉向自己心中追求，則近道矣，功到自得。如果妄向外馳求，終不可得，因為宇宙萬物都在自己性中，自性迷昧終不見佛，不說是高深之哲理，即普通事理，也不了解，惟向各自心中探求，始可見性成佛，孔子曰：「反身而誠，善莫大焉」，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只要自心一誠，自性即現。六祖曰：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是除去貪嗔痴三毒之意）。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東方哲理，認定人人都有善性佛性，個個皆可成佛，只要人能依法修持，心性日可明淨，且能認識人生宇宙真理，個人可以脫苦得樂，成聖成佛，如廣用於人，則可使家齊國治天下太平，其功

德之大，真是不可思議！但我們必須明瞭這種至深哲理，多是聖佛菩薩在禪靜生活中親身體悟的真理，我們要想領悟他們所證悟的理性，也必須學習他們的禪生活，說到禪的生活，並不是叫你，隱居深山，空心靜坐；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心正行善，不作違背良心之事，在一切情境中，保持身心清白，不爲塵境染污，即使做了一切善事，也不可執持功德，見好見壞，也不要起貪愛憎惡之心，如明鏡之照物，不留影像，自然心安德明，那就是真正的禪生活了！也就是成佛的正路。六祖云：「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無念即般若三昧（三昧是禪的異名）」，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又云：「悟無念法者，見佛境界，悟念無法者，至佛地位」。所以「禪」不但能發生深奧的哲理，且能有成聖成佛的果望。

（二）崇高的藝術

凡爲人巧技所成的一切製作，有審美上之價值者，概謂之藝術，就廣義的說：是對於自然及科學的藝術，如詩、歌、演劇、繪畫、雕刻、建築等之藝術，就狹義言：專指觀賞的藝術，如書、畫、雕刻、建築之類。藝術在外觀之，雖是手的製作，但所製物件之精粗優劣，高雅卑俗，和該國家的文明進化有關。東方的藝術，尤其是中國，其無論在：詩歌、音樂、戲劇、書畫、雕刻、建築各方面觀之，都有一種高雅文明的表現，而後進的國家，多有望塵莫及之處。一種藝術之創造，乃是一種智慧妙慧的表現，而靈智妙慧，不是常人都能顯現的，通常多出自一般先天根性，現世生活灑脫、恬靜、精勤、專一，體識自然人生真趣者之特作，不知者以爲於天才攸關，但天才亦即智慧，可是妙明智慧是禪的特產。東方的藝術，其所以高雅於西歐者，乃是習禪的功効。所以說：高深的藝術是禪靜所

發生的。

(三) 慈悲的道德

道德是仁慈的心意，利人的善行，也就是正當的知見和正當的行為，所謂『正』是合乎人情法理的，是自他兩利，公正平等的道德，中國人注重人倫，行仁義，講忠恕，通常的四維八德，已經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德，再加上佛教的：五戒、十善、八正、四攝、六度等聖德的涵入，更增光彩，竟成為最善完美，世所無匹之道德了。力行這些道德，不僅可以健全各人之人格，更可導家庭於安樂，國家於興隆，世界於和平；要個人脫苦得樂，除禍求福，成聖成佛，尤不可須臾背離這些德行。時處今日，是人性與獸性競爭之時，人類與魔鬼分野之秋，我們要打倒失去人性的共匪，必須先發揮我們高度的人性，而人性在守道德，高度的人性，就是慈悲，喜捨仁恕公正平等的美德，要打倒萬惡的共匪，以求國泰民安，非遵行人性的道德不可。慈悲的道德，是淨明心性最高的表現，也就是由禪的發生，缺乏或失去人性的人，不但心性不明，且無仁慈之德。要其明德復現，慈悲發露，又非振興道德，勤修禪學不可。

由上觀之，禪對於東方文化的關係是如何的重大對於人類生活，國家興隆，世界和平，又是如何的重要啊！我們要發揚東方的文化，完成反共抗俄，復興建國的任務，更須共修禪道。修禪以大乘佛教為最好，教理正確，法門尤多，且引人入勝，於不知不覺中，到了佛的境界，隨人之願，任修一個法門，都可達明心見性，而得涅槃正果。雖然儒理也可明心見性，但沒有佛的通俗易行（如淨土念佛法門），更不如佛的究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發而皆中節之『和』的意義，以及大學：『定、安、靜、慮、格致之道』，是一種求見性之學，但他那種見性所得的境界，沒有佛教之法我雙捨，無念離相（外以相離相內以空離空出入離開兩邊）等法門所言之中道義與所修得之境界優勝。信奉佛教修行有悟，自易澈知儒教之性理，但是對於儒理自認精微而見性者，似不及佛之見性來得圓明，因儒不知捨離邊見，我法之執，所謂：執兩用中，擇善固執，執善服膺等理，在法法的應用上是很好的，但在性理上求得見性，似不足，凡執善，執兩，執中，都不是究竟出世解脫之道，因其心中尚有所執着，故不能達乎畢竟清淨之境界而見其自性，故孔子深嘆：『中庸之不能期月而守，若依佛法修禪，不說是期月，就是終年、終生，多能守而不失，故能了脫生死而成佛果。例如歷代祖師大師們的修行，不但喜、怒、哀、樂無動於衷，而且八風吹不動，金剛不可破。說到這裡，讀者不要誤會，筆者是在讚揚儒佛，相反的，我是最尊孔的，最崇拜倫理學說的人，深信儒理是崇高偉大，可以救國濟世的，也值得我們大眾學習和崇信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教是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以補科學之偏』，然研究佛學尤可彌補理世出世法之不足。學者要想徹解儒理，體悟先聖性德，不研究佛學，似難了其究竟，圓通運用。又佛儒二者，皆根於一心，同求見性，儒不應有門庭之分，藕益大師云：『合老與孔皆儒也，合儒與佛皆一宗也，儒之道德學業，即佛

之命脈骨髓，有真儒乃有真佛；又云：佛儒到家異而入門同，中國三代以前之聖人，皆是古佛應世，故所定之世法，皆佛法也。印光大師亦云：佛儒二教，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蓋儒不通佛，則知見拘局，不知十方三世，難出生死輪迴；佛不通儒，則疏經世，不能化導人倫，不得金湯外護。可惜後儒多不明斯意，尤其一般深中韓愈朱熹等謗佛言論之輩，有門庭之見者，不知虛心，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反而，護己之短，嫉人之長而妄加誹謗，不但自甘落後，亦乏容人雅量，結果，損人自損，固然佛教大受其影響，然儒道之不振，未始不與門庭之見，不能取佛之長以彌己短有關。筆者有見及此，並為使儒佛俱昌，共起濟世計，故特為簡述。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迄已二千餘年，因其教理與我國儒理相通，對於我國文化上之貢獻甚大，在今天說：佛儒已溶為一體，成為整個中國的文化了，我們不但要尊儒，更要信佛，惟人人『尊儒信佛』才能打到萬惡的共匪，挽救末劫；才能使世界獲得真正和平安樂於永久。

禪為人生無上學，脫苦得樂成正覺，東方文化藉其光，世界安樂賴此學。

禪海蠡測跋

張無諍

心地法門，單提直指，向上一路，密不通風，蓋直下即會，箭過新羅，豈拂拳拳，皆成話墮，唯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將一句無義味語，含裹識田，如金剛圈，栗棘蓬，吐吞不得，直饒到坐地斷，爆地折，方許少分相應，其或頂上聞雷，豁部正眼，徹底掀翻，失聲一笑，始知截流一句，不涉唇吻，堂堂歲月，空費草鞋，從此虛空為口，萬象為舌，燈籠露柱，晝夜常說，利平倒却，處處逢渠矣。樂清南懷瑾先生，慨近真覺之鄉，密契曹溪之要，具透關眼，現居士身。誓齡誓志，徧歷諸方，禪教道密，不捨一法，以理無內外，法法中邊，語其究竟，靡不函蓋，真為佛子，作文夫事，橫流泛濫，僅視斯人，所撰禪海蠡測一書，包孕群品，翕受衆流，百川雖殊，海水味一，於無說中，悠然有說。舉從上祖師封密固，不肯一口道破者，不惜拈出龜毛，顯透消息，洵可謂婆心片片，痛切肺腑者矣。此事如粉雪煉墨，毫釐千里，未明這個，皆在騎牛覓牛，直須毒手一擊，頓教伎倆都盡，然後太虛迸裂，千山獨露，經塵點劫，何曾暫離？寶茲妙藥普濟瘡痍，無米油糲，費者有分，如是眼，讀如是書，作者苦心，庶不唐虞。佛曆二五二〇年歲次乙未仲夏月優婆塞苦薩戒弟子張無諍敬跋。

一個墮落者的獲救

孫清揚

中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往往有一種共同而不正確的觀念，就是對於一個身份低微，或操著賤業的下等階級的人，非但不肯與之交談，甚且以高傲的態度，和睥睨一切的眼光去鄙視他。這種缺乏平等主義的觀念，正充滿在全世界高階層人類的心目中，即今就稱沒有階級的國際共產主義者，亦不能獨破此種天然的與生俱來的分別界限。惟有我教主釋迦牟尼，把這一上下一之分，徹底的給它擊毀。譬如佛陀降世，打破了當時在印度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四個嚴格的階級感，即是一例。無論屬於社會中那一種人，都一律以平等的民主方式接待，所以在他當時的諸道集會中，上至十方諸佛菩薩，下及八部鬼神，形形色色，莫不應有盡有。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無可諱言的。這裡有個組織而動人的故事，從這個故事的事實，更可證明佛陀平等主義發展的程度了。佛陀自跋祇城的那陀村，展轉遊化至毘舍離城，臨時住在郊外的一株大樹下，準備第二天入城說法。當時毘舍離有一名妓，叫做菴婆婆梨的，一聽到這個消息，喜不自勝，馬上驅車前往謁謁。途中遙見佛陀相好端嚴，功德威嚴，即肅然起敬，捨車步行至佛陀之處，行過最恭敬的稽首禮後，端莊而嫺靜的坐在佛陀的左側。佛陀對之，並無特別的表態，亦如常人，佛一給其說法，示教利喜。她聽到佛陀給她的開示後，不禁歡喜若狂，除全盤接受這偉大的光榮說法外，從內心中發出兩個誠懇的要求：

一、要求皈依三寶。
二、要求授優婆塞戒。
但佛陀認為她的善緣未熟，心意未堅，未予接受。她這一要求，雖未蒙佛陀允許，然她既不惱怒，也不灰心，且更堅強她的求道決心。她計劃怎樣才能達成自己目的，以為佛陀的拒絕，完全是自身的福德因緣不夠。她想圓滿達到這一要求，必需先從培植自己福德着手。惟有供養三寶，才是培植福的最佳辦法。
「佛陀啊！明日請到我家去受供好嗎？」菴婆婆梨發出誠懇的邀請。佛陀沒有答應，也沒拒絕，只作無聲的心許，這一切，使她開心極了。她知道佛陀已經心許了。
「佛陀啊！你老人家住在這沒遮欄的樹下有點不方便吧？我那菴婆婆梨園在毘舍離城要算得上第一了，無論是花草的佈置及亭榭的建築，皆盡其精美，我看今日晚上就請世尊住到那里去，比較舒適，不知世尊肯不肯屈駕？」她更進一步，直接要求佛陀住到自己的花園裡去。
「好罷」。佛陀慈悲而柔和地答應說。
她得到這一響亮的應允，更是歡欣鼓舞，喜不自勝。為要趕着回去佈置一切，匆匆駕車疾馳而去。
當時毘舍離城有王族姓離車者五百人，消息非常靈通，已經得到佛陀去菴婆婆梨園的情報，在他們深植階級觀念的心目中，都不約而同的感覺非常詫異。
「佛陀為什麼會到那種地方去呢？他們一致以懷疑的態度猜想佛陀的行徑。」

他們想要爭取這一光榮的供養。在他們意識中，以為憑他們的王族身份，一定可以從菴婆婆梨手中奪回這一供養的優先權的。於是嚴厲五色寶車，率同文武百僚，寶蓋幢幡，百種技樂，浩浩蕩蕩地，向著佛陀的所在進行。那種豪華的儀容，實所僅見。却巧路上與菴婆婆梨車相遇，因菴婆婆梨車行過疾，未及迴避，不幸竟把其中一輛裝飾華貴車子撞毀。離車一見是菴婆婆梨，不禁怒從心起，竟敢行不避道，撞毀我的車子？！離車嚴詞斥責。
「對不起，我因為明日請佛陀吃飯，要趕着回去佈置，所以車子行得快了點，沒有來得及讓道，以致兩車相撞，還求各位恕罪！」菴婆婆梨帶着哀懇的情調回答。
「既是這樣，我們可以原諒你，不過你要把佛陀先讓給我們去供養，我們還可以給你一千兩金子」。他們以為這種女人，要的是錢。所以一方面以命令式的去逼她，一方面用金錢去打動她。
「這一個千載難得的機會，是萬萬不能相讓的，請諒我罷！」菴婆婆梨既不為威所屈，亦不為金錢所動。
「你如肯相讓，我們可以再加十六倍的金子給你」。離車們不惜用重金去動搖她的意志。
「不行」。女的意志非常堅決，仍不為重金所動。
「只要你肯把這優先供養權讓給我們，我們可以把全國的財寶之半

與你平分秋色」。離車等更以國寶之半，作孤注一擲，以求達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把你整個國家財寶都給我罷，也不能換取我這優先供養的，算了罷，你們不必再痴心妄想了」。女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回絕了他們的希望。
五百離車見菴婆婆梨如此的誠懇，轉而為讚歎，臨分手時一致舉手表示對她的敬重之意。
五百離車來到佛前，禮畢，坐於佛側。佛陀為其說五種難得法：
一、如來正法，能演說者，甚為難得。
二、如來正法，能信解者，甚為難得。
三、如來正法，能成就者，甚為難得。
四、如來演法，能成說者，甚為難得。
五、臨危救厄，知反復者，甚為難得。
五百離車，聞佛法喜，歡喜信受。
「佛陀！願於明日，請受我供」。五百離車雖被菴婆婆梨女所拒，但心想只要佛陀允許，菴婆婆梨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仍不死心，再向佛陀作萬一之請求。
「你們這一片好意和虔誠，我是知道的，但我已接受菴婆婆梨的邀請，不能失約，你們的意思，我只好心領了」。佛陀很柔和而謙遜的拒絕了五百離車的邀請。
「我們很誠心想供養佛陀，但此離車帶著極失望的姿態回城去了。五百菴婆婆梨拒絕了五百離車的無理糾纏，回到家中，手足交加的忙了整整一夜，具辦了各式各樣的美味素饌（下轉第廿六頁）

佛國新語

樂觀

三、僧俗弟子各安本分

佛制戒律目的，在約束範圍弟子們的身心，使其精神向上，生活淨化，趨向道業，對出家弟子制訂的滿分戒，對在家弟子制訂的少分戒，全是爲了這個，因其出家弟子與在家弟子的生活環境不同，故所受持的戒，就有滿分少分的差別，這意思是表明出家弟子與在家弟子在佛法上各有各的責任，各有各的義務，拿句新名詞來說，就是各有各的崗位，各守各的本份，彼此不得參差混亂。我來緬甸數年中，見緬甸出家弟子們確實都遵佛遺教做到這個地步，在出家比丘方面，他們對佛法所應盡的責任是任持道場，其主要的行持是誦經，誦律，坐禪，誦經，宏法，至於開辦學校，教育兒童，乃係對檀那信施所盡的義務，這是每比丘都有份的，比丘的生活，皆是依據佛的戒律，都有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範圍。而於男女之間的界限尤爲嚴格，比丘對女人說話，不能有嬉笑表情，坐時不能露出膝蓋，坐位要保持相當距離，身體姿態都不能摩接接觸。比丘出外乘船坐車，不論怎樣擁擠，也不能與女人品肩並坐一個坐位，最低限度當要夾上一個男人，比丘到信施家去，如果沒有男人在家，應當馬上退出，不得盤桓停留，總之男女之間是不能馬尾一點，平常在一切場合當中，都要表現比丘莊嚴身份，凡戒律限制比丘不應作的，一點不敢動作，不應說的話，也不敢胡言亂道。

再談在家信徒方面，在南傳佛教中凡受持齋戒的男女信徒，他（她）們對佛教唯一所盡的責任是護持三寶，供養比丘，一切處所均是表現外護姿態。凡比丘份內的事，以及寺廟的行政，在家信徒是不去過問干涉的，也不敢干涉。在三寶面前不問供獻了若干金錢，盡了多大的力，決不在比丘面前表功，也不有驕傲神情，見着比丘照例行弟子禮，膜拜磕頭。即或自己對佛法有了高深的修養，精通教乘，只能用着討論研究方式同比丘談論，絕不能亦不敢高據法座登臺說法，正式宣揚佛法。尤其不敢在比丘面前稱師。南傳佛教在家信徒，全是遵佛遺教，認爲他們只受持少分齋戒，還是拖泥帶水通身孽障，那敢代佛宣揚，更不敢向比丘說法，只是殷勤向比丘問法。

還有一「佈施」這件事，值得詳細談談，南傳佛教在家信徒在佛門中行施捨，可以說得上是「淨施」，不附帶任何條件意味，認定供養三寶是自己本分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他們的觀念，是爲了懺悔罪障才到佛前修作功德，在三寶前出的力多，出的財多，則懺除自己的罪業亦多，培植福德亦多，往往因爲比丘不來受他（她）的供養，覺得自己罪業深重，痛哭流涕者。昨年「安居節」仰光報紙上刊載一個少女爲了沒有錢供養三寶，不得穿新衣服去拜佛，因而憤恨自縊自殺死去。這種情形，與我國比較起來，真是天上人間，我國信徒對三寶出財出力的却也很多，求其自動發心者，倒是很少，多半爲了面子情感關係，帶着勉強意味。且每見信徒們佈施了一點錢財給比丘，內心中是存着「可憐」，「悲憫」的意念，這種心念仔細分析起來，那就等於打發乞丐叫化子差不多，因爲這樣，就有好多大功德主不知不覺在比丘面前現出驕傲神色氣派（無盡燈刊最近刊載竺摩法師南遊一篇文字，其中描寫星洲某著名居士那種驕傲神態，全是由這個意念而來）像那樣的居士人物，在緬甸佛國圈子裡那是找不出的。我每見緬甸一般執政大員的佛教信徒，他們在平常一切場合中，確實是很尊嚴的，官架子十足，一旦走進山門，見着比丘，就統統放下了，一點官位也沒有，同平民一樣，謙恭客氣，他們覺得不問自己怎樣高貴，決不能高貴過佛，在三寶前應當認爲自己是渺小的，不然，那就不配當佛的弟子。有許

多大官大員同比丘出門坐車，不要司機，他自己來開車，請比丘來家應供。一茶一飯，樣樣都自己親手奉進，這樣，才覺得恭敬。回顧我國情形如何？每每見到一些在社會上有一點地位，家裡富有，有一點學問，在佛門中做過一點功德的居士，他的兩眼裡那有苦惱的窮和尚，通身毛孔冒出驕氣，勢焰迫人。我想，像這樣地學佛，真是去佛十萬八千里遠了！太遠了！喇！像緬甸這樣信佛的居士，倒值得大家效法。

四、緬人磕頭當樂點心

「磕頭」這件事，是東方民族的最高敬禮，我們中國是禮教之邦，在過去時代是很重視這種禮節的，現在雖然大多數人把「磕頭」改作「鞠躬」，可是在某種身份的人，在某種場合，還是依然實行着。中國人「磕頭」是對祖宗父母親屬尊長的恭敬表示，只是婚喪慶吊幾件大事上才行這個大禮，平常絕不輕易向人「磕頭」的。中國人對「磕頭」，確實認爲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有人不論對什麼人都「磕頭」，那人一定會說他是瘋子，有神經病。

我來緬甸這幾年，覺得緬甸這個民族算得是一個最多禮的民族，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是歡喜「磕頭」，（緬語喜可）——拜的意思，拜佛細語叫普耶喜可，他們對於「磕頭」，說句笑話，等於當與點心一樣的便當，不論在什麼時候，也不問在什麼地方，都可見到他（她）們「磕頭」，尤其其佛教環境中更多而更普遍。仰光大金塔和平塔上，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有無數的人在那裡「磕頭」，寺廟裡不用說也是一樣，在家信徒不管是什麼階級的人，一見到比丘，未說話先就跪在地下「磕頭」，來也「磕頭」，去也「磕頭」，在大街小巷遇着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比丘照樣脫去帽子如搗蒜的磕，就算有時不「磕頭」，也必定恭而敬之站在路旁讓路。她們連比丘的身形也不敢用神瞞着，更不說同比丘對撞，在緬甸住久了的印度婦女，也學着這種習慣，只有我們貴國一般僑胞婦女們，她們

仍是保持大國風度，滿不在乎這個，有時還挺着酥胸同比丘擡個滿懷。緬甸地方的佛教信徒，他（她）們「磕頭」時是不選擇地方的，不管地下如何骯髒，「磕頭」時那是不管不計較的，也不愛惜身上穿的怎樣漂亮的衣裳，好像不「喜可」一下，就不能過這一關似的。一天見面幾次也要磕幾次，我住的這所緬寺，開辦有一所兒童小學，學校裡有兩位在家教師，是在廟上與飯，每天一聽到寺裡開飯鐘聲響，他們就來到飯堂，照例先向佛像磕三個頭，然後又向方丈磕三個頭，有時方丈不在寺。他就向在座的比丘磕頭，磕完了，靜坐在一旁，等候比丘喫完了飯，他們就吃剩下的飯菜，與罷飯，臨走時又是「磕頭」，在家人向比丘「磕頭」，比丘昂然領受，全不回應。

至於寺裡比丘也是一樣重視「磕頭」，同不認識的比丘見面問明了戒臘馬上就「磕頭」。常來的老戒比丘見面時也要「磕頭」，同住的老戒比丘出門幾天回來時大家也向他「磕頭」，（比丘同比丘「磕頭」同樣不回應的）比丘呼喚沙彌說話，沙彌照樣要向比丘「磕頭」，式又摩羅女與比丘見面，少不得也要「磕頭」，設或兒子當了比丘，母親當了式又摩羅女，見面還是不免要向兒子「磕頭」。說到寺裡「焚香」（用人），那更不用說一天也不知要磕多少頭。一天，我問緬僧「緬甸人何以如此注重磕頭」，他說：「我們緬甸是佛教國家，我們國中的教育，也是佛教教育，不懂得「磕頭」這個禮節，那是不能當緬甸人的」。他接着又說：「磕頭這件事，是佛陀降伏衆生自大我慢心的一個妙法，一個人是否真正信仰三寶，你就看他肯不肯「磕頭」。一個受持戒律的信徒見佛像見比丘而不「磕頭」，那是不配當佛弟子的。他能「磕頭」，就是表示信心具足」。我又問：「在家人向比丘頂禮，比丘何以不還禮？」他聽了這句話向我笑了笑，說：「大概貴國的比丘是向在家人還禮的吧？」我也笑道：「我是問緬甸的情形，不是替我們中國作宣傳啊！」於是他說道：「我們比丘在人群中地位

是很崇高的，應當受人尊敬的。他們尊敬我們，是因為我們身上披的是如來衣，同時因為我們能持戒修行，並不是我這個人有何了不起，如果我們不搭這件如來衣，不持戒修行，那就沒有資格受人禮拜。他們拜我們是拜佛，並不是拜我這個人，故不應當還禮」。他又問：「何以比丘拜比丘也照樣不還禮呢？」他說：「這完全是為了尊重戒律，他的戒律比我早，品德比我高，那是應當受我禮拜的，換句話說，我出家受戒在他人之先，我也當受他人禮拜，一樣是不還禮的。還禮是在家人的俗套，出家比丘沒有這個」。我明白了，緬甸佛教信徒拜比丘是拜比丘身上那領袈裟，是拜佛，所以比丘不還禮。我們中國信徒拜和尚是向人禮拜，也許和尚肩沒搭袈裟，所以還禮？

南傳佛教暹羅地方我們貴國僑僧為了向在家人還禮，曾經開過一個很大的笑話，也算得是個有趣的公案，這裡不防來談談，我在民國十七年首次遊歷暹羅時，聽說皇宮裡有所玉佛寺，設供有許多最名貴的佛像，我想去參觀見識一下。當時有一位久住暹羅的僑僧告訴我，皇宮裡面原本是許可我們和向去遊玩的，只是現在中國和尚進去不得了。原來在暹國老王時代，有一位中國和尚進去遊玩，不料遇着暹皇，暹皇看見他肩披袈裟，是個中國和尚，當時很恭敬地向他行跪拜禮，那位同參着着皇帝向他磕頭，那還了得，一時驚喜交集，馬上就跪在地下還禮。暹皇看見他這個舉動，當時很生氣，把面孔一板，指着那位同參說，我是拜你身上搭的如來衣，並非拜你這個人，你當和尚這點道理都不懂嗎？你有什么資格受我禮拜？說罷，馬上命禁衛軍把那位同參驅逐出來，說中國和尚不懂當和尚的道理，往後再不准許中國和尚進皇宮遊玩了，我想這件事却也活該！也可以說是暹皇的誤會，他不知道我們中華大國的情形在家人向和尚行禮，如果和尚不還禮，那一定會受辱罵和向好大架子，和尚自己也不覺得還禮是應當，是客氣。其次，暹皇也不知道咱中國和尚在國內出門在街上行走，向來是不披袈裟的，除非給死人送往生才搭上如來

衣。如果他明白這點道理，一定不會向那位同參磕頭，也一定不會把他趕了出來。緬甸佛教「磕頭」風氣，在我們中國佛教過去時代也是很盛行的，當參學的人，不論走到那裡，遇着老參上座，一定是要「磕頭」的。親近善知識要「磕頭」，請開示要「磕頭」，聽經聞法要「磕頭」，見着師長要「磕頭」，並且與別已久的同參見面要「磕頭」，師弟對師兄也要「磕頭」，有修行的禪和子還把「磕頭」當作一種行持，規定每天要磕若干頭。這種「磕頭」的風氣，民國以來，漸漸冷淡了，自從革命統一全國以後，更不為人重視，也好像在家學洋鬼子把「合掌」來代表「磕頭」的禮節，有的更經濟，連雙手都懶得合，只用一個巴掌作打「太極拳」一式向前一擺，像這樣表示敬意禮貌，我說，那簡直是罵人。晚近以來一般青年僧和大小廟的當家職事把「磕頭」當作古董，認為是腐敗動作，他們更進步更摩登，連「太極拳」架式也不擺了，見着人像捉強盜一樣把人家的手抓着，這種情形，究竟是在進化呢？還是退化呢？我不明白。

我寫這篇東西，並非提倡「磕頭」，我只覺得磕頭禮拜的意思太好了！能夠向人低頭跪拜，他一定是尊重對方的，這當中的情感更見深刻，也減少許多的誤會。緬甸人把「磕頭」當吃點心，認為他們吃的這個點心，倒是很有意義的。

茲承 (恕不稱呼)

- 一、社董孫清揚捐助二百元，周王青連捐一百元，黃玉圓通、殷金秀芳、張少齊、周本澤、李觀靈、侯本智、時本嚴各捐五十元，茲觀依、張觀怡合捐五十元。
- 二、讀者劉董蓮琴、李本慈各捐助一百元，圓融師捐五十元。

鳴謝

人生誌雜誌社謹啓

漫談人生問題

念 生

前學海如先生的譯文裏講「我國有一個愛護動物協會」，我聽說這個愛護動物協會的人，都是有了萬物一體的仁慈觀念，但是在現在社會氣氛之下，能作什麼事呢？我恐怕他的成績，要屈居各國所有同類組織的最末一位了。尤其動物園與愛護動物，根本不同性質。動物園可以說欣賞動物而愛護動物，欣賞是利於人，愛護是利於動物。前者是增進知識，後者是崇尙道德。二者絕對不同。動物園裏，可以殺牛羊雞兔去飼虎豹豺狼，對牛羊雞兔是不愛護，對虎豹豺狼也不是愛護而是有利用。若以動物園與屠宰場相比，屠宰場是死刑，動物園是無期徒刑，都談不到愛護二字。在動物園裏談愛護動物，乃是一種諷刺。有人說：「你在前文所學復生先生摘譯的文裏，也說仁慈協會創立動物出借館，這與動物園的欣賞性有什麼區別？」我說，我不知道仁慈協會出借的有沒有食肉動物，若是需要殺甲種動物以喂乙種動物，那也只好算他是半仁主義。否則這事確可以培養兒童的慈愛觀念而發展其天性之仁，是由擴充知識而兼備發達道德的作用。若像動物園裏用活兔喂蛇，活鴿喂鷹，觀其掙扎殺戮以為樂，只能造成觀者的殘忍心理，得到愛護動物的相反結果。西洋的動物園是不是這樣作我不知道，我國的動物園確是這樣作了。四十三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央日報曾刊載用活兔喂蟒，拒不肯食的照片，可為證明這在我國不算一回事，因為我國各中學在課堂活割動物，其造成兒童的殘忍心理，更為徹底，這話在前文已說過了。我不知道西洋前進國家的學校，是不是也使學生在課堂活割動物，如果也是這樣，那動物出借館的效力，也等於零。

但是，在另一方面看，西洋人對於萬物一體的觀念，確為我們所不及。除了前舉的社會事例外，在政府方面，也有表現。如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廿八日中央日報登載着一件報道如下：

美國人喜歡養狗，同時把狗當作成員之一，這是美國社會一種特殊現象。最近加州馬城有一位居民，名叫加白，死後遺有款項四萬一千餘元及家犬一條。時鄰居友人，以其生前無親無戚，祇有一犬隨侍左右，特請法院判決該犬繼承遺產。法官據此後，認為狗亦加氏家成員之一，准如所請，同時並規定將加氏之遺產，每月支出三十元，作為該犬之贍養費，此係法院判決犬繼承遺產之第一例。

在這個紀錄以後，又有同類的事，四十二年二月八日中央日報，又登載一件報道：

新澤西州富星胡德城的一個富孀克拉克太太，遺產鉅萬。上月二十日逝世前，立下遺囑，劃撥存款一萬五千元，專為飼養其愛狗，與其大廈附近的松風之用。該地法院昨日開庭判決克拉克太太的遺囑時，特別指定其鄰居瓦爾柯得先生及其太太負責保管動用此項飼養費，為期三年，並指定克拉克太太存款的銀行，負責監察，以視克拉克太太之愛貓及其住宅附近之松風，是否得有良好之照顧與飼養。每年共為五千元，等於美國中等家庭全年之生活費。又過一年即四十四年四月十日中央日報又有下文披露：

美國哈瑪州一個七十四歲老人佛蘭西斯·蒲託攏，去世時留下遺囑，把價值七千五百美元的託攏，留給名叫「咪子」的牡貓，那棟屋有房六間，很合中等家庭居住。

由於以上的報導，我們想像這一類事，在美國是不勝其多，我們的見聞較狹，只見這一鱗半爪。在第一個報導，認為狗是家中一員，為享有繼承權的理由，其實也不盡然。在第二三個報導，貓可以准狗的例子，松鼠自不能算作家中一員。總而言之，這是美國人承認每人財產的自由，同時也承認動物與人類有平等的權利。這類法律事件，當然以風俗為背景。若社會沒有這種認識，政府不會有這樣裁判。每人在死後，尚可自由處理其財產，則生前財產不至被掠奪，可以斷言。若在共產國家，不但不允許將遺產付給動物，甚至不允許將遺產付給任何私人及自己的子孫，甚至雖生前，其財產亦可被掠奪。所以美國法院，允許動物繼承遺產，是現代人類的高度文明。東方民族，雖然站在反共立場的，關於這事，也在落伍之列，共產國家更不待言。這個落伍，是多數人的思想問題。現在東方人的思想，不但對於西方的人物平等是落伍，即對於西方的愛護動物，也是落伍。例如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門，由西人統治，不准倒提鴨鵝或裝在籠內超過了擁擠程度。用車裝豬，也必須每一個豬裝一竹籠，不得重疊相壓。這是西洋各國當然的禁令，所以推行到港澳。這些豬豬，一樣的遭受屠殺，去佛教的戒殺思想尚遠，但不使之受零碎痛苦，不失為局部的同情。可是住在港澳的中國人，最反對這件事。報紙上冷嘲熱諷，時時可見。當日我路過香港時，恰有一個竹籠裝雞，越過了規定的數量，被警察處罰二十元的事。華文報紙標題是「人不如雞」。文內寫着當局看見了籠內的雞擠得要死，而不禁止電車上的人擠得要死。這本是兩回事，不禁止雞的擁擠，雞主人不見得肯將省下的竹籠搬運各費，捐作改良電車的資金。況且雞是被動的，人是自動的，雞是要被屠殺的，人是各自追求其前途幸福的；為什麼說人不如雞呢？我們同胞，就是這樣的殘忍與自私，是地地道道的落伍。因此臺灣的警察法規，雖也規定禁止虐待動物，但是無法執行。你若到肉菜市場巡視一番，真是目不忍睹。我們既失去了古代聖賢的仁慈觀念，又沒有西洋人那樣慈愛觀念，真不知道我們的文化，要向那一方面發展了！

有人說：「你把西洋人講得這樣好，你在上文

所舉殘殺企鵝，不是西洋人所作的事嗎？」我說：何必舉這個例？試問西洋每年聖誕節要殺多少火雞，即火雞與前文所引的文尾有何不同？更直截了當來講，西洋各大都市的屠宰場，每天要殺多少生物，比仁慈協會所救的，不知超過幾萬倍？但是這些問題，只能就事論事，孔子說：「日月至焉」，在進步過程中，不但有的此時至彼時不至，並且有的此事至彼事不至。現在除共產黨實行不仁主義外，各國都在半仁主義範圍內，都未達到純仁主義的境界。個人偶有達到的，集團則距離尚遠，不過中國偏於不仁方面，先進國家偏於仁的方面。不仁的成份多一點，可以聯帶觸發不仁的事，仁的成份多一點，而西洋也未能盡免。

一八、類似辟支佛自悟的思想家

佛教的常識，辟支佛生於無佛之世，無師自悟，但是他所悟的是十二因緣小乘法。現代有一個思想家，也如辟支佛的自悟，而所悟的是萬物一體之仁。說到這個萬物一體之仁，盡管我們耳熟能詳，而且發自人的良知本性，不假外求。但是我們具體了解，還是根據典籍，佛教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知道是知道，不下一番工夫，不容易保持無失，親切實踐。至於不讀中國古書的人，包括西洋人在內，雖然日常行事，多少多少的偶合於萬物一體之仁，但只屬於「率性之謂道」，不是「修道之謂教」，他們雖然本於良知本性而這樣作，竟說不出所以然來。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豈但不知其道，甚至自以為恥，如不忍動手宰活雞，剖活魚的人，或不忍目睹殺牛斬豬的人，他不知道這是萬物一體之仁的發現，而自己覺着不夠英雄氣概。走了歧途的儒教，也證之為婦人之仁。我真不懂得既名為仁，何以尚有婦人男子之分。若說這樣仁的表現，在婦女中發現較多，那正婦女得天獨厚。我們若倘有是非觀念，關於這件事，應該向婦女看齊。佛教稱慈悲心為婆心，便是這個道理。婆心既是得

天獨厚，不論其為男為女，都應該引以自豪，而不應因而自賤。若能引以自豪，即可由此一念推廣到一切事物物無所往而不仁。而因而自賤的人，或竟硬起心腸，作自己所不願作，看自己所不願看，認為這樣才能去掉了性之所短，合今人之所同，而一體之仁遂亡。孟子說：「牛山之木嘗美焉，以其郊於大國也，且且而代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非無萌蘖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之也。」正是這個道理。因此證明率性為道固要緊，修道為教更要緊。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修道為教。偶然發現，並不知其當然，更不能修道為教。現代的人，對於萬物一體之仁，不經師授，全由自悟而感得率性為道，修道為教的程度，李石曾先生，可以算得一位。但李先生雖不信佛，對儒書會讀破萬卷，儒佛本是一理，不見得全面自悟，李先生也未承認他是自悟。我現在要談的，乃是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與美國馬歇爾元帥分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哲學家阿爾伯特·許懷微（Albert Schweitzer）。他於西曆一八七五年生於德國亞爾薩斯的懷德堡（Kaysersberg）。一生在法屬赤道非洲行醫施藥，現達垂暮之年，仍在孜孜不倦。他主張以樂生之心（Will-to-live）使生命完滿；進而以好生之心（Reuerence-for-life）推及於宇宙的萬千生命。這與佛教的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頗相類似。他自述開悟經過，關於四十歲以前，他說：

我在思想上，還彷彿處於森林之中，沒有一條出路可尋。我用全力撞着一扇鐵門，他不因我的力量而動搖分毫。所有我從過去的哲學中間獲知的有關道德的教訓，把我遺棄在迷惘之中……我四向摸索，試圖走出森林，走進真正的哲學領域的中心。但是徒然，一次一次，我祇得放棄努力。我已絕望而精疲力竭。我確實在眼前望見我所要追求的善的意緣，但是却把握不住它，也無法用言語形容。

全力撞着一扇鐵門的話，從像禪宗所說「蚊子咬鐵牛，沒有下嘴處。」所述情況，也很像禪宗將悟未悟的境界。他又自述一九一五年，在非洲某次出診舟次的悟境說：

我默坐艙面，重複一向的苦思，力圖發現我久所追求的，自然的普遍的道德意向。……一直到第三天，當日落時，我們正擠在一大群阿馬中間困難前進。不期而然的，「好生之心」一念忽地映上心頭。鐵門打開了，森林中間的出路，已明白在望。

這與釋迦見野鳥啄土中蟲，有何不同？但釋迦因而發心求道，而許懷微則以此為足，所以不能到釋迦境界。然而總算觸到了真理邊緣。最值得注意的，許懷微的主張，雖是由樂生而好生，而他的開悟程序，則是先好生而後樂生，這才是萬物一體之仁。若只知樂生或竟不好生，陷於世俗之樂，就不成其為樂生了。許懷微對於樂生好生的學說，解釋如下：

人如果對於生命的意義，達於明確的認識，他必須時時透過他的思慮，和繁劇的知識，所生的障礙，以還觀元始的，最直接的，和肯定的自覺的事實。這所說透過思慮知識的障礙，淺言之，是習染的物質利害觀念，深言之，是佛教所謂煩惱障與所知障。元始的直接自覺，即是「天命之謂性」。他又說：

思必有物，人所自覺的最直接事實，乃是確信：「我是樂生的生命，生存於樂生的生命之中，我樂生思死，在我四周的生命皆然。」這是確定了樂生好生的宗旨，他又暢加發揮的說：

「人由於自發的思想，（Elemental Thinking）他便會感覺到一種精神的要求，把他給予自己生命的好生之心，同樣給予每一樂生的生命。他在自己的生命體驗到別的生命……這是絕對的、最基本的道德律，這是思想

的必然。

這是實現了恕與仁兩個階段，「推己之謂恕」，包括了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己之所欲，必施於人，兩層觀念。但孔子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仁，是積極的恕即是仁，儒佛兩教，都是由恕而仁，由仁而聖，由聖而神，可見恕仁是基本的道德律，這是人類的道德，不是禽獸的道德。不但對人為然，對一切生命皆然。由於內心自發，所以為思想的必然。他又說：

自發的思想，從樂生和好生之心發生，它乃是人人同具

這是思想必然的解釋。他又說：

我們由此而獲得建立於生命自體之上的生命觀，其中包含了我們所要追尋的道德的世界觀。我們不必再從物質世界的知識中，來納粹我們對於生命和世界的觀念。

說：

好生之德，是一種推己及人的萬物一體之道德，在它本身便已綜合了我們可以稱為仁愛、至誠和同情的意義。

說：

世人把生命分出價值等別，仍是出於自己的私見。誰能知道同為宇宙一體的其他生命，對於它自己具有何種意義？如果我們承認了生命價值等別，我們必接承承認有的生命是無價值的，傷害他們或是破壞他們，都可以無所顧忌。

這話精闢透徹之至，我可以接承再說一句，「我們勢必接承承認一切生命，都是無價值的，只有人類的生命有價值。我們勢必接承承認一切動物包括人類的生命，都是無價值的，只有我一人的生命有價值。」這樣便自然走向共產黨路線。佛教否認了生命的價值等別而徹底戒殺，正是這個道理。許懷微又說：

世界也曾演出了樂生之心自暴自棄的悲劇。一個生命以犧牲別的生命自衛，它的樂生，破壞了別的生命。

這是現代文明的普遍現象。在原始舊教時，會經努力改革而志未逮，只有佛教才確認了這項悲劇而予以否認。許懷微的看法，是與佛教不謀而合的。他又說：

從樂生之心而生的好生之心，包含着生命和道德的肯定，把人類精神和道德充滿，列為最高的理想。

這裏特提人類精神和道德充滿。因為樂生之心，是一切生命所同具，而好生之心則有不同。低級動物，有的只知樂生而無所謂好生。高級動物的好生之心，亦多限於同類而不及異類。惟有人類自然本具廣及一切生命的好生之心，所以儒教稱人為天地之中，三才之一，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而佛教之修證成佛也以人類為基礎。道德的充滿，容易了解。什麼叫精神充滿，這是一種意境。許懷微說：

本著好生之心，他和世界進入一種主動的精神的關係。他不再單純為他個人生活，而是感覺萬有的生命合一。他實感覺萬有生命的經驗就是他自己的經驗。他將給予萬有生命，以他力所能及的扶助。他將在生命的愛護和增榮中，體驗最愉悅，最豐富，最完美的生命。這就是佛教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度眾生而求佛道，為求佛道而度眾生」。許懷微了解這個程度，是不是到了佛教的高深境界呢？不是的，但是他已經觸着邊緣。他又說：

一個道德的人，生命對於他是神聖的，他自己的生命如此，草木，鳥獸，和人類的生命亦莫不然。

這幾句話，就使人甚為懷疑。他雖不像陽明將一體之仁的對象推廣到瓦石，但是也推廣到草木。他認為草木的生命，與動物的生命，同有神聖的價值而不容分別等差，那末在實踐方面，發生問題了。他又說：

一旦我們信仰了自發的思想對於世界和生命的道德的肯定，我們的思想便已是徹底的實踐的思想。

假設是自發而不是肯定，就是為習慣所移，私欲所蔽。能擺脫了習慣私欲而肯定他的自發，當然要趨向實踐。那末對於草木的好生，怎樣實踐呢？能不煮菜，不食米，不伐樹，不除草嗎？他又說：

好生之德，從實踐的思想發生，所以它也是實踐的，使人篤實，而堅定的面對實在。那末在煮菜食米，伐樹除草之下，而自稱對於草木實踐好生，那算得篤實而堅定的面對實在嗎？他又說：

好生之心，是對於人和萬有的相互關係問題所得的答復。人所知於世界的，只是每一生存之物，都和他自己一樣，是樂生之心的表現。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他同時是被動的，也是主動的，一面他需要順從這生命全體之中的萬有的歷程，同時他也能夠影響他自己力所能及的生命。

因好生而樂生是被動，因樂生而好生是主動。順從生命全體之中的萬有的歷程，這句話很難解釋。動物賴植物而生存，是不是生命全體之中的萬有歷程呢？若是這樣解釋，則煮菜食米，伐木除草都是當然，不應以草木為好生的對象。若說對於草木，雖不能徹底好生，而加以力所能及的愛護，如周茂叔的不除窗前草，固屬合理。但不應認為草木與動物同有生命。否則萬有歷程與力所能及而語，都甚籠統。草木既可犧牲，動物亦可犧牲，人類亦可犧牲了。佛教認為惟動物有生命，草木無生命而有生機。對於草木，在可能範圍，加以愛護只是同情心的推廣。對動物則絕對不得殺害，以尊重生命的神聖。若露出格高行，在力所不及之下，寧捨身命。常人亦必限於生死交關，得為必要的自衛，而仍須懺悔除罪。在這境界限分明，才不妨礙每人的正常生活，而達到許懷微所謂「篤實而堅定的面對實在」。(待續)

基隆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續一)

南亭

甲三、沙彌十戒

第四、不妄語，是沙彌戒。
妄是虛妄，語是言語，虛妄不實的話，謂之妄語。這裏雖祇標示出妄語，實際上包括了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的四種口過。

第一、兩舌，並不是兩個舌頭。舌為發言的工具，在名言上表示與妄言之言，綺語之語，避免重複。而且，假如叫兩言兩語，似乎都不成話說，所以叫兩舌。

兩舌者，向甲說，乙於甲有危害的意圖，再對乙說，甲於乙有惡意的毀謗。使甲乙兩方，感情破裂，然後再進一步加以挑唆，使他們發生鬭爭，而從中漁利，所謂螳螂相爭，漁翁得利。或者對於某一個人，當其於我有利的時候，我就極力的贊揚；時間環境轉變了，當初於我有利，現在反而於我有害，那末我就散發他的謠言，恣意毀謗。無罪而證人入罪；無短而宣揚人短，均叫做兩舌，都是妄語的一類。輪轉五道經上說：為人歡喜宣揚人的罪惡，死入地獄，炸銅灌口，更拔出他的舌頭，以牛犁耕之。轉到畜生道去，則生為惡鳥，叫出聲音來，使人聽了都生恐怖，兩舌之報，有如此者。

第二、惡口的口，也是發言的工具。惡謂粗惡，從嘴裏發出來的粗言惡語，以發洩自己心胸中的憤悶，是為惡口。知識份子中，往往稱揚某一個人，有涵養，有修養。都如古人說：勃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弗怒，世間上的人們，又有幾個有這種高度修養。沒有修養的人，遇到悖逆的境界，則瞋火一起，衝口便罵，罵聲震耳，例如「你是畜生，你是賤人」，使對方聽了，如刀割膚，如箭穿心，既逃出家之本意，亦乖菩薩之慈心。這一類的人死了，必然要墮落三途，備受衆苦。如佛經上說：惡口衆生，死墮地獄，地獄裏的獄卒，割罪人的舌頭，令罪人自己食啗。地獄罪畢，轉生餓鬼，常有蛆蟲從口中流出。餓鬼罪畢，轉生畜生。若為禽獸，食啖糞穢，叫出來的聲音，粗惡不堪，不為人所愛聽。如果轉生為人，則面貌醜陋，口臭，唇齒皆不周全。所以佛會告誡弟子們說：寧可以利刀割舌，長劫受苦，終不以一惡言，罵謗持戒比丘，如有犯者，惡報難盡。

第三、妄言，妄者虛妄，虛妄就是不實在。都如對某一件事物，或某一個人的人品，因為自己別有用心，對於是說不是的，不是的說是的；是，而實不是，不是，而實是，淆亂是非，顛倒黑白，總以破壞他人，為自己造機會為目的。佛教尚有言顧行，行顧言的聖訓，何況出家而為釋子，豈可不言行相顧呢？然而這還是對一般的人事上作如是說的。至於出家作佛弟子，如果為了名聞利養的競爭，自己持戒不淨而說清淨，沒有悟證，而說自己已有悟證；反過來說：對於持戒清淨，有證悟的大德，而毀謗他不淨，無證，無悟，這在比丘戒中是犯四根本重戒之一，生前已經自棄於佛法大海，死了應該墮落阿鼻地獄，這是當沙彌的人，所應當謹慎戒懼的。

第四、綺語，綺者，綾羅縐紗謂之綺，也就是好看的意思。謂存心虛偽的人，專門會編造出一派虛浮不實的言語來，誘騙人上他的圈套。再如，不講德行的文人，作出些情詞麗曲，描寫男女間的情欲，繪影繪聲，使人聽了，看了，心蕩神馳，挑動欲念。或者關於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能曲盡其態的形於紙墨，使人看了而動喜怒哀樂的情感，增加人世間的是非，如織綿綺，耀人心目，所以叫做綺語。宋朝的黃山谷，號叫魯直，擅長文學。有一位禪師，法號叫法雲的，嘗對黃山谷說：你喜歡作麗歌，蕩人淫心，使青年男女，干犯禮禁，其罪豈止墮三惡道。黃山谷怦然受教，乃一改其故態，專作有關佛法的歌曲。都如有一首放生詩：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為一體性，祇是別形軀。苦惱由

他受，肥甘為我需。莫教閻老判，自攬看如何。這首詩，就是黃山谷做的。

第五、不飲酒，是沙彌戒。

飲料之有麻醉性者叫做酒。通常以五穀和麴相混合，使五穀中的糖質起化學作用，而釀成，而變味，更以法蒸之，淋下來的液體，就是酒。或者以甘蔗，葡萄，百花，藕根，也可釀酒。

酒能使人神經麻醉而興奮，因神經的興奮，所以在醉酒之後，容易失言，失禮，甚至於造殺盜淫，干犯法紀，生前遭殺生之禍，死後受墮落之苦。

所以佛制，出家而作沙彌，不得飲酒，不得以鼻孔飲酒，不得在酒舍中止息，也不得請人喫酒。因為免於醜態，防微杜漸，不得不爾。

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夏商周三代中商朝，商朝最後的一個國王，名字叫紂，曾經作酒池，肉林，為長夜之飲，又作炮烙之刑，剖孕婦之腹，種種罪惡，皆由此而生。因此導致了亡國殺身之慘禍。夏朝的大禹王，因治水有功，遠近的人民，都感激他的庇佑，而遠近的人善於釀酒，曾經以最好的美酒，獻贈禹王。禹王飲過了以後，覺到非常甘美，但他隨時有一個警覺。他說：後來的人，必定有因好酒而亡其國的，因而立即戒絕，不再飲酒，和那送酒的人，也不再往來。前面所說的商紂王，不過因酒而亡國的一個。其他因酒而亡國，因酒而招來殺身之禍的國王大臣，尚多著呢！國王因酒而亡國的如周厲王，後秦符生，唐敬宗等，數不勝數。朝臣中如東周列國時，楚國的大將子西，漢朝的田蚡，皆因酒而死。

婆沙論上說：有一位男居士，已受持五戒，而且持戒很精，有一個時候，因遠行歸家，家人又多外出。這位居士因為口渴，誤以酒為水，一氣喝得很多，因而喝得大醉，已經犯了酒戒。這時候鄰居

家的雞，無故跑來，因醉後失去理智，遂殺而食之，又犯殺盜二戒。鄰居的婦人，因尋覓雞子而來，又待醉後斃力，強行非禮，又犯了姦戒。鄰居家，受此侮辱，心有不甘，遂興起訴訟，這位犯戒居士，到了公庭，又不能不浮詞抵賴，又犯妄語戒。所以因破一酒戒，連帶其他的戒一齊都破了。

孔子說：惟酒無量不及亂，這是近於人情的一種說法。佛為杜漸防微起見，所以，以鼻孔懸酒，暫止酒肆，都為犯戒，這是超人情而為合乎理智的說法。

因此，受過佛戒的人，而仍然貪飲犯戒，死後應當墮落餓鬼地獄，生生世世，愚癡無智。所以佛會請誡我們說：寧飲饒銅，都不要違反酒戒。

第六、不著香花鬘，不香塗身。

香華鬘應分為香鬘、華鬘。蓮池大師，沙彌律儀要略，祇解華鬘而略去香鬘。華固然多有香味，可以說華為香華，但過去的人，也有以香末貯囊中而攜帶於身者，因此，說不著香華鬘。什麼叫做華鬘呢？用絲線穿花貫穿成各式樣，如蝴蝶式之類，以為頭上或衣襟上的裝飾，貴族階級的婦女們，多有以華鬘為粧飾品的。至於繒絨金寶所製成的縷、絡、環、釧、簪、釵之類的飾品，當然同在禁止之列。

香塗身者，西方過去的貴族階級，多有以沉香、檀香、速香、麝香、龍腦、酥合等香為末，摩擦肢體，或敷脂粉，或酒香水，都是叫以香塗身。

世俗間的男女，為欲愛所遷，而色香實為欲愛的媒介，所以男人性多貪色貪香，而女人即以色香為誘惑男人之工具。沙彌，沙彌尼，既已出家，應該毀棄飾好，凡俗的惡習，不宜染著，所以說：不著香花鬘不香塗身。

依沙彌律儀要略，這裏應該包括了衣著在內。因為在家人的衣服，有毛織品、絲織品、而棉麻的織品，多為普通人，或最貧窮人的採用。冬衣和靴履等，亦多採用連毛的獸皮，或以獸皮制革做鞋子。佛的制度，認為這許多禽獸的毛皮，或蠶絲之類

的原料，傷害無數的物命，有損佛弟子慈悲。所以出家佛弟子的衣服，祇應當用棉麻兩種原料的織品，染成壞色，冬天足可禦寒，夏日聊以遮羞，就算是受用不盡了。

原始的小乘佛教，本來是隨施主們的意，送什麼受什麼，然後染成壞色，割截成衣。大乘經如楞伽，楞嚴，皆嚴禁佛弟子，食素生肉。肉既不能食，則皮毛當然亦不能穿。所以楞嚴經上說：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此土靴履裘裘，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

衣服本以障身取暖，一經講究絲毛絹帛，已經失去需要衣服的原意，而為富貴中人，以享受為前提的凡俗知見。所以帝王中如夏禹王，梁武帝，名臣中如漢朝的公孫宏，南宋的朱文公朱熹，皆是實地踐履，穿布衣布履的人。歷代高僧中，如唐朝的慧休法師，衣服取其蓋體而已，著一麻鞋，經三十餘年。行路遇輟地則赤足，人問改？他說：恐怕信施難消。又如唐朝的通慧禪師，晚年唯一裙一被，一履鞋穿二十年。左溪尊者，一領七衣，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即如我們目見的宏一律師，一條面巾，已經破了，夏巧尊居士是最敬佩他的，在某處為他送行，自動的要供養他一條新毛巾，宏一律師却堅辭不受，他認為那條破面巾，還可以用呢！

所以道德，學者，尤其是高僧大德的領域中，絕不是一定要講究臉面標緻，衣著鮮明的。沙彌為學習高僧大德剛開步的時候，自應以先賢古德為模範。

第七、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是沙彌戒。

長引其聲，加以高低抑揚，舒密急徐而成各別之腔調，以唱出各式不同之詞句，以宣洩胸中喜怒哀樂之情緒，叫做歌。手足屈伸，身俯仰擺動，變弄甚多之姿勢，叫做舞。有歌而不舞者，有舞而不歌者，也有載歌載舞，歌舞同時者，這要看時間地點，風俗，所以各各不同。倡妓的伎，有作挑手旁的伎。有作人旁的伎。伎，雖然與伎相通，但

習慣上的「妓」，是下流女人的專稱。而伎，有藝術的解釋，如技巧，或百工技藝，因此，對於鐘、鼓、琴、瑟、笙、簫、篳篥等，一類的樂器，能敲、擊、彈、撥、或口吹手奏，使之發出和諧音聲來的人，乃是一種技能，與下流女人的「妓」無關。因此，這裏的倡伎，乃是概指善於音樂者的總名稱。樂器的形式，制度，音聲，皆有一定的規律，也是一種專門學問。中國古時，極有研究。出家而作沙彌，應當遠離聲色之好，所以佛陀很肯定說，不歌舞倡伎。不但自己不歌不舞，不玩弄音樂。他人歌，奏樂，也不得跑去觀看或聽，所以接續說，不往觀聽。有些地方，特加一個故字，而作故往觀聽，故者故意，也就是知道某一個場合，有歌舞音樂的集會，存心跑去觀看，那也是犯戒的。

這裏還包括了下棋，擲骰，拿現在的賭具來說：又麻將，打羅宋，婆哈，近於賭博的遊戲，作沙彌的人，皆不得作。

舞，須要男女身份相接觸，足以引動邪心；音樂歌唱，滿人心志；博奕遊戲，荒費時業，而且都能使人增長過惡而擾亂道心。所以出家而作沙彌，為求佛法，必須禁絕。

沙彌律儀要略引大婆沙論說：過去世，有隨陀衍那王，率領一群宮女，摒除男子，在森林中，桃葉名香，奏諸伎樂，露形而舞，樂音清妙，香氣芬芳。這時確巧有五百位已得神足的仙人，在空中飛行而過。忽然瞥見下界的這幕集團的露體跳舞，或聞到清妙的歌唱聲音，或嗅到奇異妙香，一時心動，頓然失去神通，如飛鳥折斷了兩翼，一齊墮落地下，不再能飛。隨陀衍那王，忽然見到天空中落下許多怪人，也很嘆驚。乃執劍遍問諸仙，你們會不會獲得大神定？諸仙齊答，我們都已獲得初禪，可是為王的聲色誘惑而頓然失去。王乃嘆怪諸仙，既未離欲，安得觀看宮女，於是將他們一一殺死。觀聽之害，有如此者，安得不戒。

法華經上有琵琶鐺銅鈸的記載，乃為供養諸佛，今人誤會，乃演變而為賭赴經儀中的奇貨。這種惡習，大陸上有，臺灣也有，可謂臭肉同味也。

香港真如藏密院成立記

轉載

本港佛教研究密宗信徒，近組設真如藏密院，

昨假座崇正會館舉行成立典禮。由正午十二時開始，秩序井然，儀式莊重。司儀吳寶祥。首由正院長西藏高僧吐登利麻上師致詞（另錄），繼請副院長楊永康致詞（因要事赴澳由勞有為代致，另錄）。來賓演說者，有天台宗泰斗倭虛老法師開示（另錄），密宗長老雲石老法師、南京華嚴宗泰斗海山老法師、光明台真如宗居士林大阿闍黎李耀開長老、香港佛教聯合會副理事長王學仁居士、陳靜濤居士、吳運載、林康侯居士等，次第演說。隨由謝舜良居士致詞。禮成拍照，設齋款宴來賓。全體院董，陳松漢、李世華、高添、謝舜良、楊曉生、陸本良、劉鏡之、張性人、段復生、贊助入胡太初、毛文達、何漢偉等，負責招待。來賓計有：倭虛、海山、茂慈、優曇、覺光、曇鉢、樂渡、果鑫、長訓、智林、蓮全、智海諸法師；林康侯、廖輝庭、陸吟、楊達人夫婦、黃庚世、呂重德、董輝廷夫婦、江妙吉祥、張憲會、藍榮輝、霍仁生、孫壽康、趙景義、莫容泮、李冠生、植昌、易裕生、鄒學陶、易智齡、龍大濟、伍佩琳、李茂機、鍾仲山、徐果度、葉福靈、陳靜明、余文法、鍾銘初、余謙、盧寬雅、韓國、謝家寶、譚志昊、陳寬軒、盧少陵、歐陽文、傅秉坤、陳仁本、王枚謙、游精妙、梁重明、何啓忠、何棟浦、伍璧光、張智法、梁寬衡、馬劍、蘇亦剛、蘇子剛、周炳、鄧忠利、鄧江強、鄧江祥、何明正、張和、李順祥、李景霖、區海天、黃宇乾、黃淑貞、王泰生、何紅福、毛量德、邱國華、梁伯民、李維漢、李龍珠、吳瑞鴻、胡雲、張宜珍、袁家松、麥鳳儒、石榮富、梁公範、劉自強、潘之道、謝鳴泉、黎燕馨、石耀漢、姚綺雲、陳靈根、彭嘉輝、陳松漢夫人、廖達人；及港九新界各佛院道堂，諸山長老，各界來賓，暨吐登上師門下徒衆等五百餘人。致送鏡屏禮物者甚衆，

情形熱烈。

楊副院長致詞

真如藏密院成立典禮，副院長楊永康致詞（勞有為代）云：本院今日舉行成立典禮，荷蒙各界嘉賓，佛教長老，惠然光臨，至深感幸！本院自開始籌辦，至一九五四年底，已奉政府批准，成立為合法社團。查佛教有顯密兩宗，我國滿清時代，祇有皇室方能研學密宗；至民國後，民間遂得開始研究。香港研修密宗之前輩同門，為數頗多；但尙無學院之組織。香港在二十年前，諸那活佛來港，曾有密藏院之組織。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該院亦因而結束。吐登利麻大師，法行高深，由雍和宮蒞港，澤心慈祥，常替人解除疾苦。永康對密宗佛理，知識廣淺，為崇仰大師法行，與志趣相同者多人，籌組此院，虔聘大師主持院務。深望大師繼續以度己度人之旨，以密宗禪理啓示同人。同人亦齊聚一心，為發展院務而努力。並盼各界人士，各方長老，不吝指導，此為永康之厚望也！敬祝列位健康。

倭虛法師演說 倭虛老法師演說：「從三寶說到波羅密」（譯究竟離苦得樂），詞云：世人皆知世上有金寶、銀寶、及玉石珠寶等；多不知自己本身有最高貴的至寶，此至寶能保我永久離苦得樂，即佛法僧三寶是也。

今先說明佛法二寶，佛法乃人人的佛法，乃世界的佛法，乃萬物的佛法，乃衆生的佛法。若人明白是自有此天然的佛法，則自己當時即是僧寶，而與此佛法共成佛道三寶。何以故？僧乃梵語，具云僧伽耶，譯華言曰和合衆。所謂和合衆者，乃衆相參和而成，云何是衆相參和？即一切佛相，與一切法相，兩相參和。

佛者，一切知覺是也。法者，一切色相是也。以此種種知覺及種種色相，集造化而成人，乃世界萬物衆生等也。故我佛釋迦如來，大權示現，於佛

法中，現比丘僧相，以完成三寶之相，其本願教人之歸根復命於佛法，共成三寶也。

所以者何？佛者知覺心是，法者色相物是；若心若物，乃稟天然之使命賦於心謂之心性，賦於物謂之物性，是以飛潛動植，森羅萬相，乃至蠢動含靈，莫不各賦其性。以其性各不自知復命，唯隨心轉心，又不守本性；唯隨物轉，則物使心痴，順痴成貪，逆痴成瞋，共成貪瞋痴，乃名之為三毒，隨其能力造殺盜淫三惡業；以瞋心造殺業，釀成刀兵災；以貪心造盜業，釀成飢饉災；以痴心造淫業，釀成瘟疫，種種怪病災，是以三災頻起，民不聊生，誰還願得歸根復命！

雖然如是，而具善根者，多在此時回心向善。故我佛預在二千幾百年前出興於世，說戒定慧三學回天大法，以治其貪瞋癡三毒之心。以戒治貪心則不盜，以定治瞋心則不殺，以慧治痴心則不痴。如此行之，始得究竟歸根復命於佛法僧三寶也。皈依佛，兩足尊滅盡，證般若德，以復心性之天命；皈依法，離欲尊滅貪，證解脫德，以復物性之天命；皈依僧，衆中尊滅瞋，證法身德，共復一切心性一切物性之天命。

又復命之法要，於經文中自成顯密二分；後世以各宗所承，透改二分為顯宗。密宗其重智德者，依經教先啓般若以修正觀為正行，誦經咒為助行，故名顯宗；其重修德者，依經咒先建解脫密法為正行，以經教為助行，故名密宗。

此顯密二宗，因各地風土人情不同，各就其便，非佛所立顯密二宗，是後人各宗所學。我後學本應顯密圓通，今承修鳴謝及諸大善知識欲與顯密圓通，乃佛法之幸也。其實明顯者必修密，依般若而入解脫。修密者，亦必明顯依解脫而證般若。由般若證菩提智德，謂之佛寶；依解脫證涅槃斷德，謂之法寶；以菩提涅槃二德共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萬應化身，三德秘藏，謂之僧寶。此三寶已證三德秘藏，即三寶之究竟離苦得樂（梵音謂之波羅密）。吾人豈不自尊貴此三寶者耶？

獅山行

(續完)

觀心

山間的吃水，真是來處不易，承接涓滴水源，不得不建起很大的蓄水池，那水看起來不大乾淨，山裡的生活確實清苦！不禁連想到：當初在這深山窮谷興建道場，搬運石料，工程又是如何的艱巨？那開山築廟的人，乘了大宏願，大魄力，開闢叢莽，來到這荒山無人的危崖，完成一座壯麗的大寺廟，使得滿山生色。這樣定居下來，宏傳正法，行道苦修……現在，不必諱言的，有些寺廟，空成了風景的點綴，漸漸變質了，走上了衰運，多半爲了招待遊人，兼營旅館，飯店。

別人都說：水簾洞的景色幽奇，它的地位最速。我們爲趕赴水簾洞，後山各寺，匆匆一看即過。午飯，只在路上吃了一些點心，遇人就問：「水簾洞還有好遠？」回答是一樣的：「還得很呢，再走一個半鐘點吧！」打回來的學生，把球鞋脫了，提在手上，個個自嘆自怨：「太遠了，吃不消啦！」我真擔心心來了，從那裡再回來，我們能吃得消嗎？從望月亭到水簾洞全是下坡，走起來省力，倘且兩腿酸楚。我不願說：「跑不動」。昌氣喘急促，也在勉力。還有回程呢？這極長難行的上坡？好容易到了「萬佛庵」，腿簡直挪不動了。渾身被汗水浸透。這盤在山岩深幽處的精舍，殿宇整潔精美，花香氤氳，幽靜處，到此，不想走了，預備當晚不向前山了。歇了半點鐘，一鼓作氣，再前進。此後山路更

爲崎嶇，到達水簾洞附近的高岩，有一段泥土被泉水沖得稀爛，走在上滑得怕人，我緊抓昌的手，半步半步的挨，聚精會神的度過險境，給疲累也嚇跑了。

水簾洞位於山泉深岩轉折處，低窪陰深。岩洞建梵宇，裏面很廣闊，天然本成，未經人工修飾。中奉三尊佛像，高丈許，兩旁還有其他菩薩像，香火興盛，洞口泉水下瀉，簾簾簾前滴溜，嘩嘩雨絲，織成一幅水簾。岩壁滿生藤蘿，蔓草，斜欹橫出，韻致飄逸。我們搬張凳坐殿前休息，岩下清泉穿石縈流，清澈見底。飛珠濺在手上，涼浸浸的，仰觀天色的陰暗，加着綿綿不斷的水滴，真以爲天下大雨了。

登上回程，已是下午三時一刻，遇見兩位學生，從後山到峨嵋回竹南，昌即情生意，主張走他們的路線，因爲今晚即住宿萬佛庵，明天仍然得走三小時的山坡回前山，這一程確是太費難了，但是，衣物，梳洗用具擺在開善寺，總是要回那裡一趟。計劃的結果，決定從後山平路走向峨嵋，乘公共汽車到竹南。我宿竹南，或逕回臺北，他轉獅山拿行李，於是，重振精神，欣然就道。雖然是疲憊不堪，這兒交通，唯有用腳走路，不走，留在半途毫無辦法，人到了這種境遇，自認體力不能勝任的，也變成可能了。

傍着清亮的河水，走平順大路，有莫名的輕鬆之感，我們像滑翔機似的，一溜溜滑下去，這條路可着實不近哩！到了一處河口，對面是煤礦場，河上架的一束竹子做的橋。過了橋，是運煤馬路。我想：能搭上一輛運煤車多好呢，但終未遇見車子。走了，一個半鐘點才遇見車子，腳板走得起泡了。這是我有生以來走路最多的一天了吧！在食店吃了一碗麵，休息了幾十分鐘，疲勞恢復了不少，這輛汽車，不直達竹南，需到琉璃湖換車，到竹南，已六點了，昌預備找一個旅舍給我歇下來，恰巧有一輛車正要開獅頭山，我主張仍回獅山去，反正要到開善寺取行李，何必住竹南呢？一念既定又跨上往獅山的客車。兩人想想好笑，恐怕再沒有這種走法的，前山到後山，又從後山平路轉山前，繞了一個大圈子。

抵山門，七點半，天還沒黑，望着高聳的山影，振奮而堅毅，我要上山考驗自己。昌比我體力不支，主張宿山下溫泉旅館，我自信一定可以，再整步伐，相挽登山，暮蒼茫中，林蔭大道顯得深邃幽遠，比昨天上山美多了，我們低唱輕快的歌曲，步伐合着節拍，走得很快，進入上山陡坡，天全黑了，他急喘，我脚痛，心跳的飛快，幾乎要跳出喉頭，這次，我們將體力的馬達開得超過限度了，我連問：「看見亭子沒有？」他抹抹汗說：「看到了」。無疑的，看見亭子就要到了，這一點吃力算什麼呢？忍耐一下，奮力走完最後的石級，馬上可以洗臉、吃飯、休息了。其實，四周沉黑，他又何嘗看見亭子？這越來越接近的希望，它支撐着我艱苦的舉步，一步步向上延挨！天上現出朦朧月光，山，神秘而幽黯，開善寺在林間閃着燈光，向我們招手，我們終於走完最後的一步，殿前的燕子，尚未入睡，那呢喃細語，聽來多麼親切！當招待的孩子們忙迎出來問：「你們怎麼這樣遲才回來啊！」他們「瞎」我們從竹南來呢？一個孩子正爬上梯，又將那高懸的鼓，彭彭地敲打起來，它像慶賀我們完成壯舉！這一夜，我才覺到休息和睡眠是人生最高的樂趣和幸福了。

值得紀念的日子 (續完)

波 濤

「俊兒！不要着急，等我慢慢地說給你聽吧。」
「他的爸爸說：『我問你：我們要一顆果樹能開出美麗的花兒，結滿的果實，是不是要好好的培養那顆樹的根本呢？』」

「一點也不錯呀！爸爸！」

「要是那顆果樹的根本被蟲蛀爛了，那我們還能望它開花結實嗎？」

「那當然不能！」

「孩子！果樹既是這樣，人生又何曾不然呢？」

「爸爸！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人生何以像果樹一樣呢？」

「孩子！你注意聽着：那福利人類，國家和社會的事業，乃是人生樹上的花果，我們希望這花果能開結的美麗豐滿，必須下工夫去培養它的根本，那就是說要好好的對自己下一翻修養的工夫。不然的話，不但不能福利人類、國家和社會，而且要成為損害人類、國家和社會的蟲賊。」

「孩子！你想：那些危害世界人類的人物，那些危害國家的人物，以及那些危害社會的人物，他們難道是沒有知識嗎？不是的，他們的知識並且還大都比一般人高。何以他們做官的就成為貪官污吏？經商的就成為奸商民賊呢？這就是由於他們沒有修養自己的原故。」

「他們的心，一天到晚都在權位利上打主意，或在身體的享受上着想，具有這種自私心的人，他們的權位越高，財貨越多，則其為害人、國家和社會也越慘烈！這稍為留心一下歷史，就可以找出很多的例證。」

明俊覺得他爸爸的這些話極有道理，所以很注意地聽着，兩眼睜睜望着他爸爸的臉上。

「我的念佛，」他爸爸停了一會又繼續着說：「不是口頭上念念而已；我是把整個的心觀想着佛

的偉大精神，佛的智慧無量，佛的慈悲廣博。我要效法佛，以佛為我修養人格的目標。」

「我的誦經，也是把整個的心思惟着經中的真理，享受着這真理中的樂趣。世間唯有佛法才是人生的真正真理，唯有佛法才能給人真正的樂趣！」

「因為我的心想的是佛，是真理，所以自私的情欲魔賊就得不到偷偷進入我心靈境域的機會，因此，我的理智智能恒時的保持着清醒的狀態，我的德性能一天天地增長起來，使我做一個戰勝情欲魔賊的勝利者。這樣，我才能盡我的智力，開誠布公，為人類、為國家、為社會忠實的服務；不是我所應有的，我絲毫不取；凡是我所應做的，我盡力去做！」

「佛法實是陶鑄崇高人格的洪爐，實是培養優良德性的春田，誰能真心學佛，誰就能成為真正能福利人類、國家和社會的人。所以，孩子，佛教確是偉大的！你如有大志，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真正能福利於人類，國家和社會的人，你就應該對偉大的佛教生起虔誠的信心，切實的學佛的精神，求佛法的真理！我學佛多年，深知佛教的好處，你不知道，所以認為我信仰佛教，念佛誦經是沒有意思的。以後，你要記住我的話：念佛是最高人格的修養；誦經，是真理生活的享受，這兩者都是使人生向上向善的最好法門，欲求人生的意義，實在應該這樣做！」

這時，明俊的媽媽也從外面進來了，她看了看她丈夫，又望了望她孩子，臉上泛起愉快的笑容：

「你們父子倆對於信仰佛教的問題還未談了嗎？」她問。

「我已和俊兒談了不少了呢，你也來參加談談吧！」林先生向他的太太微笑着說。

「好，我也來參加談談！」林太太坐到一張沙

發上後說：「俊兒！你聽了你爸爸的話後，有覺悟了一點嗎？」

「媽，爸爸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教我聽了很高興！」明俊興奮地笑着他媽媽說。

「當然！你爸爸是個極明理，同時又有一肚子學問的人，他的話怎麼會不教人滿意的？」她望着她丈夫笑着。

「媽！您每次都是這樣稱讚爸爸的話。」明俊認為他媽媽有偏心於爸爸，所以故意裝着不以為然的說。

「哈哈！」他的爸爸聽了明俊孩子氣的話後，都禁不住的大笑了起來。

「不過，媽！」明俊向他媽媽說：「爸爸的話也確是有理，爸爸說佛是最高人格的修養；誦經是真理生活的享受，這其中的大道理，實不是我一向所能想像得到的，爸爸剛才一說，方使我恍悟過去所想的都不很對。照爸爸的話看起來，我的信仰佛教，以及念佛誦經，的確沒有一點迷信的色彩。」

「當然！」他媽媽緊接着他的話說：「你爸爸是個深通科學理論的人，那裡會迷信呢？」

「媽，您又在替爸爸做宣傳了，」明俊說罷，三個人又禁不住的仰天大笑起來。

「俊兒！你媽的話不錯，我是不會迷信的。」林先生笑着，很輕鬆的望着明俊說：「我的信仰佛教，全是憑着我科學的知識來信仰的。」

「爸爸！很多人都說宗教是違反科學的，佛教的教理和科學的理論不衝突嗎？」明俊已有求知佛教的意思了。

「孩子！你要知道，」他的爸爸回答說：「佛教與其他宗教是大大不同的。其他的宗教說神造天地萬物，神有無上威權，那確是迷信的。佛教的教理是憑佛的真實證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而宣說的，他的理論閃耀着智慧的光輝，沒有一點迷信的陰影。正確的科學理論與它是相合的，這一點，要待你自己研究了佛教以後，才能深深知道的。」

「爸爸，您的心境實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我現

在才知爸爸確是一位極明白的人。

這時，明俊已深深地知道他爸爸的信仰佛教決不是迷信的了。他的靈敏的心靈也已被他爸爸的智慧之聲開朗了。他並感到自己早晨在床上所思想的，未免太幼稚了。因此，他又這樣的沉思着：我先前以為自己很聰明，爸爸很迷信，那裡知道原來還是自己的見解粗俗，實際上爸爸不但迷信，而且爸爸的心境還非常高超，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照這樣的情形看起來，我認為佛教是迷信的這一觀念可能是不正確的。然而，雖是這樣，但我不能就此而對佛教發生好感或信仰，如果這樣，我將被人視為落伍者的，因為我自己一向對於對佛教表好感或信仰的人就是這樣看法的呀！

「俊兒，」他的媽媽看他在沉思着，認為他的心已被他爸爸的話所感化了，想乘這個時候勸他歸信佛教，因此就喊他一聲說：「你既已知道你爸爸是個極明白的人，那你就該跟你爸爸學做明白的人啦，他是信仰佛教的，你也要跟他信仰佛教才對啊！你如果能這樣做，那我們的家庭就可以成爲一個純粹佛化的家庭了，那是多麼美滿啊！俊兒，你看怎樣？」

「不，媽！我不能信仰佛教，要是那樣，那我要被人視為落伍者了。」明俊說出他所以不能信仰佛教的原因。

「俊兒！你看我是個落伍者嗎？」他的爸爸問

「爸爸當然不是落伍者！」

「我信仰佛教你既然不認我是落伍者，那你爲什麼要怕你信仰了佛教會被人視為落伍者呢？」

「因爲一般人都認爲信仰佛教的是落伍者啊！」

「以前一般人（其實現在還有很多人）仍是如此認爲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太陽是繞着地走的；又以前一般人認爲下雨是龍在天上吐水，雷響是雷神在空中擊鼓，一般人是如此無知，他們的看法怎可以做事實和真理的標準呢？信仰佛教，是求覺悟

，求向上向善，求解脫苦惱，是智者所爲的事，爲什麼要怕被一般人視為落伍者呢？」林先生以大義開導他的兒子。

「孩子！你爸爸的話是對的，」林太太也插口對她的兒子說：「信仰佛教是智者所爲的高尚的事，不要怕一般人妄說。我們應該以正當的智識去糾正一般人的錯誤見解，不當以一般人的妄說來阻礙自己的進入正道，這樣才算是一個明白是非，知道邪正的人。」

「俊兒！佛教是如冬天的太陽，又如夏天的清風，能給人以溫暖，又能給人以清涼，但須信之方能受之呢！我望你能勇敢的接受它！」他的爸爸這樣的鼓勵他。

這時，明俊的心靈更加的開朗了，他覺得他爸爸的每一句話，都像是一盞燈，他迷夢的洪鐘。他想：爸爸都是有相當知識和學問的人，他們都這樣的崇信佛教，所說的崇信佛教的意思，又都是非常高超，決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得到的。現在家裡祇我們一個人不信佛教，爸媽希望我也信仰佛教，使我我們的家庭成爲一個佛化的家庭。那我爲什麼不勇敢地的信仰佛教，使父母實現他們佛化家庭的理想呢？而且媽說信仰佛教是智者所爲的高尚的事，我爲什麼要自己執迷不悟，怕信仰佛教被人視為落伍者呢？爸爸所說信仰佛教對於自己的修養，乃至對於國家社會都有良好的影響，那末信仰佛教確是有莫大的好處，我爲什麼不求好處跟爸媽信仰佛教呢？以前我所以不信佛教，一方面是由於自己對佛教不瞭解而誤會，另一方面也怕被人視為迷信、落伍者，剛才聽爸媽說的話，已使我對佛教有了些認識，並覺悟了一般人的謬誤佛教徒大都是無理的，古人說：「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信仰佛教既是善的，我就應該毅然地從爸媽而信仰它，怕別人的無理議論而不敢從善，那簡直是個最無勇德的弱者，是多麼錯誤呀！「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猶可追」，我應趕快覺醒而改正過來。他想罷，遂向他底爸媽宣佈他的覺悟之意，說：

「爸爸，媽媽，我現在已覺悟了，我從爸媽剛才講的話中，領悟到佛教確是偉大的；信仰佛教確是智者所爲的事。現在，我願意跟隨爸媽信仰佛教

了！

「好啊！我們佛化家庭的理想如今實現了，今天真是值得我們慶祝和紀念的日子啊！」林太太興奮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堆着滿臉幸福的笑容向他的丈夫說。

「孩子！我剛才說你對佛教信仰的種子已萌芽了，果然不錯吧！」林先生也極興奮地站起來走到明俊跟前，用慈愛的手拍着他的左臂說：「你是一個頗有善根的孩子，你能從今天起發心信仰佛教，今後再多研究些佛教高尚的教理，學習佛教偉大的精神，那你將來讀書成功了，對於國家社會將有更大的貢獻！」

「今天你發心信仰佛教，是我們家庭真正成爲佛化家庭的開始，你媽說的很對，今天真是值得我們紀念的日子！孩子，你現在先到佛前去虔誠的拜三拜佛，以慶祝你今天獲得理性的引導而知捨妄歸真，投入佛教的懷抱中來吧；以後有空的時候，我再領你到大覺寺去請正法法師給你作皈依三寶的引證師。」

「爸爸，真是奇怪！」明俊虔誠地拜了佛後回頭對他的爸爸說：「我剛才拜佛時，心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一切妄想雜念頓時止息，心中感到無限的平靜，像清晨沒有一點風吹襲的池水一般。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感覺，真是不可思議！」

「這是你此刻對佛虔誠敬仰的反應，也是你的善根萌芽觸着了佛的氣分所得的感覺。」他的爸爸向他解釋。

林太太眼看著期望已久的佛化家庭實現了，非常興奮地說：

「我們佛化家庭的理想今已成爲事實了，真令人高興極了！」

林先生的臉上也綻開了愉快的笑容。他看了看手上的錶說：

「現在已快到十點鐘了，我們的話暫且在此告一段落吧！今天星期日沒事做，我們一起到公園去逛一逛好嗎？」

林太太和明俊都欣然答應了。

春天的陽光是和暖可愛的，他們三個人都懷着極愉快的心情，踏着緩慢的步伐，向往公園的路上走去。

覺 悟

曼 利

我在公園中走了一轉後，就在靠近河邊的一顆大樹下的石板凳上坐下，這時大概是下午七點多鐘的光景吧，涼風襲襲，使得我渾身輕快。我仰望了一會天上的行雲，又俯看了一會河中的流水，我的心隨着行雲在天上飄着，又隨着流水在河裡游着，我覺得非常自由、愉快！

就在這當兒，他從我右邊的路上向我坐着的地方走來，「啊！這個人很面善的，」我心中這樣想着。

「好久不見了，」他三步做兩步的走近我，伸出他的右手和我握手，滿面堆着笑容的說。

我請他坐下後說：「我們是在那裡見過的……」

「我忘記了嗎？」

「我記得我們是見過的，但在何時何地見的實記不清了。」

「卅七年在由上海回福州的舟山輪船上見的嗎？」

他這一說，可把我已失掉的前塵影事重又回到我的心靈上來了。

卅七年前我和四五個同學從上海搭舟山輪船回福州，他同他的幾個同學和我們同船，他們的座位和我們的緊靠着的。他們看見我們都是出家的，有一點奇怪的感覺，不時都用驚異與輕薄的目光瞧我們，彼此並細聲地唧唧咕咕地談論着，我雖然聽不見他們議論些什麼，然而看他們的那種態度就知道是在議論我們的。那時我雖才二十一歲，但因我受過了幾年佛法的熏陶，所以對於他們的那種不禮貌的舉動，這能够忍耐着不與計較，自己祇捧着書在看。

「他在看什麼書看得這麼有味呀？」

「大概是在看紅樓夢吧？」

這時他們是故意要使我聽見，所以把聲音放得很大的說着，和着。

我把書合了起來，抬起頭望了望他們說：

「我看你們好像都是讀書的人，是應該懂得道理的呀！」

他們聽了我這樣一說，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了。

，呈現出羞愧的顏色，低着頭不好意思再向我看，後來還是他鼓起勇氣向我說：

「很對不起！我們一時失言，請你原諒！原來我們還是同鄉呢。」

我看他們既都知道羞愧了，就把話頭轉到談故鄉的事情上去，有意使他們忘記了不安的心。

「你為什麼要出家呢？」在談了許多故鄉的事以後，他這樣的問我。

「你為什麼要讀書呢？」我反問他。

「爲求知識，爲求生活的技能呀，」他答。

「我是爲求真理，爲求有意義的生活呀！」我

說。

因這一番的相談，彼此有了一點認識，所以我和他後來在船上的兩夜的相處，都感覺得很愉快！同時我更對他談了一點佛法的道理和佛教的精神，他聽了之後，頗覺歡喜，他說：「佛教原來是這麼偉大……」

「你一向都好嗎？」過了一會我這樣問他。

「背井離鄉，一個人孤零零的漂流在異地，還有什麼好可說呢？實已嚐盡了人間的一切苦味哩！」

「他忽然愁眉苦臉起來。」

「苦本來就是人生的結果啊，誰能逃得了呢？」

「我同情地說。」

「你這話確是真理！」

「但你可不要因苦而悲觀，應該想法去追求拔苦的方法。」

「我實在無法自拔，你看，」他用手指了指那對親親密密地由我們面前走過的一男一女：「他們是多麼的快樂呀！」

「快樂固然是快樂，祇可惜未能拔掉潛伏在這快樂中的苦根苗。」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佛告訴我們世間一切都是無常的，快樂那裡能永在？終究逃不出苦的範疇。」

「這話不錯！你對我這個正在受苦的人說，我是真分相信！不過，你要是對他們正沉浸在快樂中

的人說，恐怕他們未必認爲對，雖然他們後來是要受苦的。」

「這就是佛教所說的迷和顛倒！以無常爲常，以苦爲樂，苦因就是在此。」

「哦！佛教的話好像就是對我的說明啊！」

「豈但是對你，乃是對一切人的說明哩！」

「唉！我真是愚癡！我以前沉浸在愛情中的時候，以爲愛情是人生的第一等快樂，那知道愛情原來還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你剛才說的嘗盡了人間的一切苦味，就是嘗的這苦味嗎？」

「是的。」他點了點頭，眼睛眺望着掛在西山頂上的血盆似的太陽。他的心在沉思着，回憶着。

「你看！那太陽多麼美麗！」我用手指了指太陽，「它給大地罩上了一層黃金的顏色，又把白雲染成了五花十彩，這種境界實在太可愛了！然而，我們能够教太陽不落山，大地和雲霞不變色嗎？世間一切都是如此的無常！我們要對這無常的一切，存着實在、永久的錯覺，那結果當然是非常悲哀的！」

「照你的意思要怎樣才不至於悲哀呢？」他把眼光轉向我的臉問。

「要運用高度的理智認識這世間無常的真相，使心靈保持着清醒的狀態，能這樣，那就不致被情欲的錯覺弄得顛倒倒，一時歡樂得狂笑，一時又悲哀得痛哭。」我向他這樣解釋。

「按你的意思，人生是不應該有愛情？」他顯露出疑惑的樣子。

「不是！我是說要認識愛情的真相，像海市蜃樓，美而不實，不要對它發生錯覺，自陷苦海。人生不應該甘心墮入情愛的迷網中，應該向智的覺道上走去，這樣才能發見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我注視着他漸漸開朗了的臉色。

「什麼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呢？」他不明白地問。

「人生的意義，就是創造良好的人生；人生的價值，就是實現人生的德性。」我說。

「但怎樣創造良好的人生，又怎樣實現人生的德性呢？」他高興地站了起來，表現出急要知道這個問題的樣子。

（下轉第二十六頁下角）

釋迦牟尼佛傳

摩地

三三 制戒的因緣

佛陀的弟子群中，有著種種不同的人。假若把佛陀的弟子，一律要求他們都具備聖賢的條件，這是錯誤的想法。佛弟子終究是佛弟子，他們並不是佛陀，自有種種實惠不肖的分別。

佛陀的教化越廣，信奉皈依的人越多，尤以僧團中的份子複雜，那自是意料中的事情。

當佛陀在毘舍離國彌波河邊的重閣講堂說法的時候，迦蘭陀村有一位長者因為有事帶領他的兒子名叫須提那的到重閣講堂的附近來，他聞知佛陀正在重閣講堂說法，因此就順便帶着他的兒子前去聽聞佛陀的說法。

他的兒子須提那聽完佛陀的話後，非常感動，想要依照佛陀的戒法，脫去恩愛的束縛，遠離煩惱和執着，讓生命能像虛空那麼自由，讓生活能像碧波那麼清淨，當佛陀說法完後，他就向佛陀提出出家的要求。

佛陀注目看看他說道：「你的發心很好，不過，你應該要徵求你父親的許可，方能在我的僧團中得度。」

須提那聽佛陀這麼說後，沒有辦法，只得回到家中，要求父母聽許他出家，但是須提那是獨生子，他的父母就生養他一個，無論如何，也不允

許他出家，並且須提那是有妻室的人，他的父母總叫他不要再有作出家的念頭。

可是，須提那出家的念頭非常堅固，夢寐之間，他都在想作出家的事，最後，他甚至以絕食來要挾他的父母，他說如不准許他出家，他就絕食而死。

是須提那絕食到第六天的時候，父母見到愛子不進飲食，實在不忍心，因此請來很多親戚朋友勸說須提那放棄出家的念頭，但須提那總把這些話當爲耳邊一陣風，他根本就不沒有聽到。

請來的親戚朋友們，看到須提那這樣繼續絕食下去，一定會餓死，他們反過來爲須提那勸說他的父母。他們說須提那出家可以保全他的生命，仍然是自己的兒子，不然，無謂的死去，實在很可惜。他的父母聽了親戚朋友勸說以後，無可奈何只得允許承認他出家，須提那就很歡喜的去出家作佛陀的弟子。

佛陀的僧團中，對於須提那出家的意志這麼堅決，大家都非常的佩服，就在須提那出家的不久以後，毘舍離的全國忽然遭遇到饑饉之年，因此比丘們托鉢乞食就成了嚴重的問題。須提那此刻不由自主的想起他的故鄉，他的故鄉迦蘭陀村是一個有名

的產物豐富的地區，他想把比丘們帶去自己的故鄉，藉此機會能讓父母供養同學的比丘們，在他以爲是再好沒有事。

須提那帶領一群比丘回到故鄉迦蘭陀村的時候，父母聞訊之下，歡喜異常，他們請求須提那務要抽空回家一次。

離開和合的僧團，獨自的回到家裏去，須提那爲這個問題躊躇起來。他後來想起聽說佛陀當初也回毘舍離問過父王，現在他回家探訪父親，當然也是尋常得很。同時，他也想到能够回家一次，父親一定很歡喜以更多的食物供養給同學的師兄師弟。

因此須提那就決定歸家，家中的父母聞訊大喜，特別叫須提那的妻子化裝，要她打扮得像個千嬌百媚的美人，並教她一些甜蜜的言詞，以便能打動須提那的心。

須提那的歸家全家所有的人都加倍的奉承，須提那已經離家很久，他意外的感到家庭的溫暖，家人的親切，他又給家庭的恩愛束縛起來。

他和佛陀不一樣，他不能和佛陀相比，佛陀是有修行的解脫的超人，佛陀是遠離榮辱的觀念，佛陀的心是不會爲聲色的外境誘惑。當初佛陀回宮的時候，父王的慈愛，耶輸陀羅的美貌溫柔，佛陀絲毫沒有放在心上。

現在須提那給家人的奉承，不知不覺的那榮耀的心生起，他經過了一段長久時間的禁慾生活，他終於禁不住妻子那溫柔多情的誘惑。

他的妻子妖媚的坐在須提那身旁細聲細語的說道：

「賢夫！你的出家學道，並不是甚麼不好的事，但是，你應該想到你還沒有孩子，將來誰來繼承宗嗣呢？而且父母見到我們沒有爲他們添一孫兒，心中怎不煩悶不安呢？自從你出家以後，我孤獨獨宿，想到你我當初的恩愛，往往從初更流着淚坐到天明。有時，夜闌人靜，明月照進窗來，想到你出家過那寂寞枯燥的生活，我不能陪伴在你的身旁，伺候你的一切，我就感到我沒有能盡妻子的責任。人間的快樂，是沒有再超過夫妻的恩愛，你能一方面出家學道，一方面再享受夫妻間的恩愛之樂，是多麼的好呢！爲了我們家族的宗嗣，爲了我們需要一個孩子繼承財產權，你當然懂得你心愛的妻子的苦心。」

須提那禁不起他妻子這些甜言蜜語的挑撥，結果，他的心被搖動了。爲着生育孩子，他做了淫慾的奴隸，妻子的俘虜，因此犯下波羅夷罪。須提那事後也很後悔，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怨怪自己沒有堅決的意志，不能控制住奔放的情感。事後他回

到僧團中的時候，已失去本有的精神，大家都知道他被女色誘惑，因此責難紛紛而來，甚至有人就把此事報告佛陀。

佛陀把須提那叫到座前，問道：

「須提那！你要照實說，你出家以後，是不是又再和妻子同宿嗎？」

「是的，佛陀！他們對我的責難批評並不冤枉」。

佛陀很慈和的訓斥道：

「你給愚癡迷失了智慧的心靈，你有這樣行為很是不好。出家學道是為超脫生死，你却仍然為生死的根源絆住，你這不能算是清淨行，不是沙門的法，不能叫做依教奉行。你有這種俗情的行為，使不信者不能生信，使已信者容易退心，你不是知道我常常教誡你們要遠離愛慾嗎？我常常教你們要斷除慾的想、慾的覺、慾的熱，你難道沒有聽到我常常讚歎離開慾的想、斷除慾的覺、滅去慾的熱的人嗎？」

佛陀加重語氣叱責須提那，跟後召集大家，制定戒律，並對大家說明持戒的意義道：

「守戒有十種利益，要作出家的沙門就不能不守戒：

- 一、僧團和合故
- 二、接引僧眾故
- 三、調伏惡人故
- 四、慚愧者能安樂故
- 五、沒有現世的煩惱故
- 六、沒有未來的煩惱故
- 七、能令不信者生信故
- 八、能令已信者增進故

九、能令正法久住故

十、能令清淨心不失故

諸比丘！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為根本大戒，如有毀犯者，名波羅夷罪（棄罪），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一定要從僧團中退出。如果不能守戒，還俗並不算罪過」。

佛陀發出制戒的宣言，這就是正法中制戒之始。

佛陀制定根本大戒以後，仍然有少數的弟子做出有背佛陀教誡的事來，佛陀經過很長的時間，很多的事實，制定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逸提、九十波逸提、四波羅夷提舍尼、七滅諍、百舍學等

的比丘的戒律，比丘尼則有三百五十條戒。菩薩有十重四十八輕戒。在家皈依三寶的弟子，則可以受五戒，或六重二十八輕的菩薩戒而作優婆塞及優婆夷。

戒，維繫了僧團的清淨，各人遵照戒律而行，過法制的的生活，僧團就是自治民主的象徵，佛陀又規定每半月布薩誦戒一次，集合說戒，使諸比丘都能在清淨戒法之中長養善心。

三四 僧團中的爭執與安樂

佛陀傳道初期的常隨眾的比丘

子，光是度了三迦葉及舍利弗和目犍連以後，就有千餘人之多，隨後又有

很多的求道者加入僧團，這麼多的比丘住在一起，常有些意見的爭執，這

自是免不了的事。

皈依佛陀做弟子，要求一變都成為清淨的理想，這是不錯的想

法。十個指頭有長短，再好的良田，種植上等的禾苗，仍然會有幾根稗草

雜在其中。佛陀的弟子中，也是有種種不同的人物，就是行十惡的佛弟子

，也不能說沒有。不過，這不能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他表面上的名義是佛

弟子，但實際上他還是人。並不是說做佛弟子，於一眨眼之間就能超凡入聖。

佛陀的弟子，遵照佛陀的指示，精進向上，證得正覺的人不在少數，但不依照佛陀的指示而行，墮落了當然

也有人在。

緊急啓事

本刊經濟，極感困難，深盼海內外讀者，鼎力援助，俾能順利出版，為禱為感！

代收般若院功德：無名氏捐助臺幣貳百元。

鳴謝 此 本刊啓

久，又興起大軍要前來報仇雪恨。

長壽王心中就這樣想：「我雖然能勝過他，但他不服輸，我再戰勝他，並不是難事，但是他的心中永遠不

服，而且戰爭是惡的行為。我要勝他，他也要勝我；我要加害他，他也要

加害我。他為着要侵吞我的國土，使他和我的民衆受苦，這是多麼不值得

呢！他即是要我的國土，那麼讓給他，不要戰爭，不要讓我們的人民受苦

」。長壽王有這樣的想法，他就叫大臣把國事交給梵豫王管理，自己帶領

王后太子坐着車子，走向別的王城，隱藏起自己的身份。

長壽王把國家讓給梵豫王以後，他和王后反而到梵豫王的國境之中生

活，他改名換姓，穿起平民的服裝，研究學問，學習技能，遍走各大都市

，和顏悅色的用音樂舞蹈慰勞各地民衆，把自己的太子寄給別人養育。

後來，梵豫王得悉情報，知道長壽王改名換姓潛在自己的城中，他即

刻下令把長壽王逮捕，一般民衆看到長壽王被捕都悲泣不能成聲。長壽王

的太子名叫長生童子，寄養在別處，聰明伶俐，通達百藝，聞悉父王被捕

，他化裝成樵夫，前來探望父王。長壽王見到自己的兒子，像沒有發生甚

麼似的對他說道：「忍！忍！這就是

孝道不能結怨的因果，要緊的是慈悲的大願。含凶、懷毒、結恨、怨恨，種下萬載的禍根，這不是我的孝子。你應該知道諸佛的慈悲，包含天地，怨親都是平等。我尋道問真，捨身救衆，尚且怕不能獲得孝道，假若你來爲我結怨報讎，行着與我相反的道，我無論怎樣也不能准許你有如此的心存。你要記好我的話，你應該做我的孝子」。

長生童子知道父親的心，不忍見父親無辜的死去，他就逃入一座森林中躲避災難。

波羅奈國全國的豪族士紳，都很同情長壽王，希望能免去他無辜的罪。而梵豫王知道長壽王的人望，心中非常恐懼，因為他想到要除去禍根，就下令把長壽王斬首。

長生童子知道父親被害以後，在夜半的時候，偷偷的前來收屍，用香木藏著遺體，懇切至誠的爲父親祈禱冥福。

楚豫王知道長壽王有一位太子名叫長生童子，他恐懼長生童子前來報讐，滿懷着怖畏的心不能安眠，嚴厲的下令緝拿長生童子。

長生童子後來改姓化名進入迦尸城，成爲一位有名的伎樂聖手，貴族豪門都很寵愛他。有一天，給梵豫王看到時，王也很歡喜，就命他進宮侍奉左右，梵豫王很信用長生童子，護身的刀都交給長生童子執拿。

有一時，梵豫王出獵山中，迷失路途，他和隨從都失去連絡，跟隨在身後的只有長生童子。梵豫王尋找路

途，尋找很久還不能尋到出路，他疲倦的時候就枕在長生童子的膝上閉目休息。

長生童子就在這個時候心下想道：「這個惡王是一個無道的昏君，他殺害我無罪的父親，奪去我父王的國土，現在，他的生命在我的手中，真是天給我的方便，這正是給我報讐雪恨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長生童子這麼想後，他就拔刀要殺楚豫王，但就是在這一剎那，他記起父親的遺訓，他又把刀揮進鞘中。此刻楚豫王已被驚醒，他對長生童子說道：「呵！可怕！可怕！我在睡夢之中，恍惚見到長生童子來此報讐，他用刀砍去我的頭」。(本節未完)

僧鞋專家

張志中居士是今日臺灣的僧鞋專家，近年來專做各種僧鞋出售。其種類及價目列后：

價錢：
 元，布面車胎底的每双肆拾伍元
 羅漢鞋：皮面生膠底的每双
 玖拾元，皮面皮底的每双捌拾元，
 布面車胎底的每双肆拾元。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三段31
 巷三弄十三號之二。

專製僧衣

在萬華火車站對面，開設一新環球一號店舖，專製僧衣，技術高明，開價低廉。普通布短褂，一套工資肆拾元，長褂亦然，若係綢料如絲綢等，工資則比普通布加貳拾元。海青袈裟均所能製。地址臺北市康定路三一五號。

(上接第廿二頁)

施。施實福雖多，不及一法施，一偈施尙勝，況多難思議」。此所謂法施，雖指說法施人而言，然出資請經使法寶流通，亦屬法施的一種，其福自亦無量。同時法寶流通之後，使其他萬千人們，均能易得見聞披閱益智增福的機會，既自利又利他，培福之道孰美於此？

藏，是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正編，全藏共二千二百三十六部，九千零六卷，模造紙十六開本，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八頁，精裝五十五冊，平裝一百二十冊，每部訂價僅新臺幣三千元（此藏若去日本註，需新臺幣一萬餘元），平均每元可購得三卷經，真廉價到無以復加了。望我大心同道本弘法利生之旨，踴躍購，俾此佛教偉大文化事業得順利的早日成功。如是，則佛教對今後世界文化必會更有一番新貢獻；今後佛教的復興也更多了幾分成功的希望；人們的培福修慧，也有了更多的機會；總而言之，大至世界，小至個人，皆能蒙受莫大的裨益，可敬的同道們，請戮力同心以助成之吧！

(上接第二三頁)

步之心，且於時間精力，裨益亦多。弟久有此想，今讀貴網要可謂先獲我心，此雖列爲第二期工作，但可在第一期中附帶準備，至選取一段之謠，不易辦通，新式櫻

點亦有考慮餘地，說來話長，此處姑從略。

第三期：英譯藏經因人力、物力種種關係，祇好作爲遠景，故列入第三期：

理由：英譯藏經工作，恐較編印全藏，尤爲艱鉅，遂譯底本應以第二期選印本爲標準，故列爲第三期。比來英美各國，已有正式比丘，藏經外譯者聞數亦不少，目前第一步應設法與各國佛教徒，取得聯絡，著手調查，各國已有譯本作成目錄，然後分別詳加審訂，以決其應否重譯或部分訂正，其目錄所無者，始從事譯述，免致枉費心血，重蹈吾國過去一經多譯之累失。而名辭術語之統一，尤爲重要，皆應事先熟慮而詳審之也。

茲爲實現上述之理想起見，應有以下之組織：

專籌劃經費
理事會

編輯部	印刷部	發售部
專管搜集編寫等事	專管接洽印刷等事	專管預約發售等事

會計	全部收支稽核等屬	事務	交際總務等屬之	書	國內外函件等屬之
----	----------	----	---------	---	----------

學朱鏡宙啓四、七、二五日

晚學朱鏡宙啓四、七、二五目

影印大藏經之意義

含 虛

佛陀的教法，像黑夜中的一盞大明燈，在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已照耀了二千五百餘年，這是從時間方面說；至於空間方面，從東亞至西歐，從南美洲北美，沒有一處的人們的心靈不受佛教的孕育和啓示。人類有了佛教，不知增加了多少的光明和幸福！

佛教在東方，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波斯、希臘和羅馬的哲學；在西方，亦廣泛地影響了希伯來的耶穌教和希臘的哲學。至於近世的東西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理想中更沒有不滲進了許多佛教的思想，由此，我們可以想見佛教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是何等的偉大了！

我偉大的中國，向有佛教第二祖國的光榮之稱，這考之過去我國對佛教的傳譯與發揚光大的歷史文獻，確是當之而無愧的。可是自赤禍淹沒了整個大陸神州之後，唯物的邪說遂挾着政治的暴力普遍地毒化着人心，凡是與唯物邪說不合的文化，均在被破壞之列；佛教是徹底的慈悲、平等、和平的文化，與唯物邪說恰是極端相反的，故共產黨更要慘酷地消滅它。數年來在大陸上折除寺廟，迫令僧尼還俗，並焚燬大藏經之事，到處都有。以今日共黨迫害大陸佛教的情形較之過去的三武一宗，那是更慘酷萬倍！所以今日大陸的佛教，真到了名存而實亡的程度了，是多麼可嘆的啊！

數年來政府遷居到臺灣來而胸懷復興佛教大志的僧俗大德們，頻感臺灣佛教典籍的奇缺，形成此一地區佛教的貧乏氣象，像這樣情況，是決不能產生出復興佛教的力量來，故迭有編印大藏經的倡議。然此事體大，耗資甚鉅，更兼在此時局動盪不安，百物昂貴之時，誰敢毅然出來擔當？故過去只倡而未行。如今大概是時節因緣已到，佛教界運轉新了關係，近經念生居士一倡議，即得孫清揚大居士的熱心響應，並願以全力促其成功；接續更

得東初老法師和張少齊居士的毅然挺身而出，擔當起影印大藏的實際責任，這真令人興奮不已！讀數不已！自日前發出影印大藏緣起，徵求各方佛教大德社會名流簽名發起之後，凡是聽到這項消息的人，莫不踴躍響應，謂此實為當前佛教急需做的大事業，實為復興佛教的基本工作。筆者承東老法師和張居士的不棄，命參加為印藏實際工作的一員，筆者不才，何能勝任？然欣其幸逢盛事，並得追隨諸大德之後而効其棉力，故亦欣然承受！茲謹將影印大藏之意義略為敘述於後，望我教界同道深察而協力助成之，則其與佛教之命脈，活衆生之慧根的功德，實可同天地並垂不朽了呢！

一、對於鑄造世界新文化方面

近代以來的世界種種重大問題的發生，多是導源於文化的矛盾與衝突，故今日而欲求世界問題的解決，實要從解決文化問題下手方始有效。過去言世界文化有三系，即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和希臘文化。但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我國宋明時代已合流而成為東亞文化，至於希臘文化則演成了今日的歐西文化。所以今日言世界文化，則可分為東亞與歐西二者。西歐文化重競爭與功利，以優勝劣敗為生存的原則，其結果是招致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返觀東亞文化，則重仁愛與互助，以共存共榮為生存的原則，其結果則是同化野蠻的異族而成為禮義的人類。佛教大藏是東亞文化的總匯，大量影印發行之後，佛教徒研究的固能加多，同時，或者更能引起世界學者的注意和研究，因而鑄造一種調和東西文化的世界性的新文化出來，以消除各民族文化間的矛盾與衝突，制止人類的戰爭而樹植世界永久和平的根本。

二、對於復興我國佛教方面

我國向有佛教第二祖國之稱，可是到了赤禍橫流，神州陸沉之後，邪說猖狂，正法頻遭燬滅，佛教的生機遂窒息不振，形勢尙能苟延殘喘，而其靈魂

實早已不存了。至於自由中國臺灣方面，亦因正法不能廣揚，大多數教徒對佛教尙且未能有正確的認識，一般人當然更難其誤解之波，於是內憂外患之事常有，致使佛教形成衰頹之勢。大藏為佛教的命根，今為影印流通，使此佛教命根沛然茁壯，正法之光燦然普照，庶能消邪說赤禍於無形，發天君慧光於既晦。在自由中國及海外的同道們方面，對法寶的取求既易，如上邊所說，研究的自會日漸加多，教義的認識在教徒中得普遍化，深刻化，佛法自能發揚光大，化除社會一般人的誤解而給以新認識，則內憂外患，佛教即能漸漸地復興了。

三、於開發真實智慧方面

佛法是導源於佛陀的正覺慧心，大藏為此正覺慧心活動的結晶體，破癡暗，度苦海，捨此莫由。今日雖是科學發達，人智進步的時代，然皆逐物而忘返，重功利而尙競爭，結果進步的科學和知識不但未能造福人類，反而遭禍無窮，使全世界人類皆喘息於水深火熱之苦難中。有世界大多數人們能有佛法的真實智慧，瞭解衆生平等及三世因果流轉的真理，則彼此相瞞猶恐不及，那裡還會有相瞞的心理與事實？現在諸大德為發揚佛教文化，改善人心，祈求世界和平而發心影印大藏經，如能得我教界諸同道熱心以助成之，則他日法流遍佈，上智者見而取閱之，當能立啟真實智慧，以爲人羣造福；下愚者得見而敬讀之，雖或未能立見其功，當亦爲他日苦提作正因。大藏之印行，豈能緩乎？

四、對於培植清淨福德方面

福德是快樂生活的根本，故佛陀應世說法，除教人修智慧以斷惑證真外，更教人要多培植福德以莊嚴身心，令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均能獲得豐富而充實的生活。然培植福德當如何呢？是即布施而已。布施有財布施與法布施兩種，較其功德，以法布施爲最上！迦葉經說：「三界諸樂具，盡持施一人，不如一偈施，功德爲最勝。此功德勝彼，能離諸苦惱。若恆沙世界，珍寶滿其中，以施諸如來，不如一法（下轉第廿頁）」

復孫清揚居士函

念生

清揚居士鑒：

讀人生七卷七期，蒙你響應印藏建議，不勝欣慰。我雖然提出這個問題，自知人微言輕，無法促其實現。若得你與諸位大德發心提倡，當然登高一呼，衆山皆響，這件希有功德，可能計日觀成，佛教前途，實利賴之。

你談到在書名之上，可否冠以民國二字？這似乎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仔細想來，有兩點考慮。第一、宋有宋藏，元有元藏，明有明藏，清有清藏，都是當代自己編纂的，冠以自己的國號，似乎有點不滿意。第二、假設將來政府或私人有力者，真正編纂中華民國大藏經，我們先佔了這個名字，似乎不甚合理。固然後編纂的，可稱為新藏經，但是我們這部舊藏經，不由自己編纂，而是影印他的，不是相形見絀嗎？

假設你與諸位大德，都願意認真編纂中國民國大藏經，我願意聽候指揮。我對這事，迭經仔細研究，並非絕不可能。主要是將大正藏正編所有的另排目錄，加上後代大德的著作，而以影印古本為原則。臺灣有積砂藏六千餘卷，可以作為底本，下餘的三四千卷便不易尋找了。（照大正藏正編尚缺三千餘卷，加以後代著作，總缺四千卷以上）即或在

復趙恒惕居士論編印大藏經書

朱鏡宙

法樂

念生拜啓

夷公座右：手教敬悉。承備鐘槐老枉顧，有失迎候，至用歉然。編印藏經一事，東初法師昨有信徵求發起，今

公與文六棟村諸先生，同時亦擬具簡章，垂詢管見，值此艱危顛沛之時，有此盛舉，其招人心向善之微，抑亦國運復興之朕，遠道遙馳，歡欣無量。公等之願力甚宏，如欲同時並舉，恐非目前環境所許可，似可擇其緩急，分為三個時期完成之。

香港日本及各國圖書館可以找到，也要費時費力費財。但是成功之後，比影印大正藏更有意義。這話我在中國佛教一卷十二期的建議裏已說過了。

若是我們沒有信心進行這項艱難事業，不得已則求其次，似以影印大正藏正編為宜。我們不但影印，還要加上一些工作，以增加這部書的價值。所謂工作，第一是將校勘內的日本文翻成漢文，第二是將每冊最後的說明翻成漢文。第三是除了正編五十五冊外從昭和法寶總目內擇出與正編有關的，編為第五十六冊，合成全書。第四是抽換不合華人使用的辭典。我會根據這些意思，寫成十大特色，另紙抄呈。至於這部書的名稱，因為不但影印而且翻譯，似可名為「翻印大藏經」，寫明「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或只名「大藏經」，寫明「中華佛教文化館翻印」，將來大家自然仿效翻印之例，稱為中華藏，這裏也就含有代表時代之意。翻印兩個字的一般解釋，指翻板重印而言。翻字也可解為翻譯，為什麼不說翻譯呢？因為古代譯經將梵文改成漢文，多用譯字。我們現在所譯的，僅是校勘說明裏的日本文，若寫譯字，人家能領會到由梵譯漢，所以只寫翻印較為妥括。以上各節，是否適當，還祈多多指教，此頌

第一期：編印中華民國大藏經，此又可分以下二步，即：

第一步：以影印日本大正藏正編為限。
理由：既曰中華民國大藏經就國家體制言，自以重行編印，為較合理，但以目前臺灣印刷業之一般設備言，排印全部藏經時間，決難許可，校對亦成問題。兼以時局動盪，物價時有波動，預算亦生困難。如在香港承印，國策所限

，外匯必難辦到，且亦事不應為，無已祇有影印日本大正藏之一法。大正藏之校印工作，不僅獨搜吾國之宋元明，及敦煌孤本，且遠及梵文原本，可謂前無古人，而其態度之謹嚴，猶存吾國漢儒家法，更為難得。惟亦有其缺點，即句讀間有錯誤，此則由於日人理解漢學程度較遜之故，本身校印亦有錯字，正為古人所習，校印為掃落葉，邊掃邊落，難期淨盡，此非躬親其役者不易了解。今欲影印，必須將此二失先加矯正，如果貪圖急就，將錯就錯，便與發起編印之初心，大相背馳。此事可與日本原主編人，互相聯絡，或請其就原本再加複校一遍，將錯字錄出寄來，以便改正，或請其將原本照借自行復勘，亦可邊校邊印在時間上，亦不致延誤。誠能如是，然後影印方有價值。前承蔡念生先生枉過，曾以此意告之，今承下問，用敢一發所懷。

第二步：慎選清代大德著述，作為續藏（如非彙印則不應有續藏之名可併入疏論部），取精用宏，寧缺無濫其現尚生存者，概不入選以杜流弊，其有前代著述本已入藏後，有散佚者，應設法向各國圖書館，或私人收藏家借抄補足，此在今日之臺灣，可從後者先行著手工作，至於收集清代著述，當有待於大陸光復之後，今日鐵幕重重，無書信出版等自由，一切均無從談起，然既稱為中華民國大藏經，必俟此一工作全部告成，方算名符其實。

第二期：選印藏經去其複本。
理由：藏經自後漢以來，代有譯述，複本正多，僅以金剛言，即有六譯之多，三藏浩如煙海，此亦一因，今如選印，為英一二譯。即可相互對勘，其餘四譯，僅列經題，附於卷末，學者如欲備閱，可自向全藏某函中求之，照此辦法，當可節省篇幅三分之二以上，不僅令讀者可免望洋却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緣起

原夫大藏經者，萃一代之微言，示三乘之奧義，窮因果之妙理，闡性相之通途，誠乃塵海之方舟，迷程之寶炬，火宅之甘雨，長夜之明燈也。歷代則宋元明清以來，迭次結集編纂，異國則高麗日本各地，尤多刊印流通，直指心源，暢西來之宗旨，廣宣佛化，啓東亞之文明。就中尤以日本大正藏搜羅完備，校印精詳，集我國之陳編，成法門之鉅製，舉世共觀，無俟贅陳。惟自時局動盪，文物凋零，卷帙既繁，求索匪易。同人等惜慧光之久晦，慨法寶之將湮，欲挽橫流，宜宏正教。爰由中華佛教文化館，鳩合衆力，影印正編，雖由彼國之彙刊，實係中華之古籍。所願清修開士，淨業文人，藝苑書林，饗宮學府，廣訂預約，普結勝緣，琅函錦字，襲藏永重於青箱，梵語靈文，誦讀皆歸於白業，人心向善，轉五濁而共樂昇平，佛法無邊，度三有而同登妙覺。刊行伊始，略述緣起如右。

(下列發起人姓名以收到之先後爲序)

張妙張 孫葉孫 陳陳鄭 嚴劉黃 洪俞俞 張張錢 許于章 賈陳
承 道立公 清石欽 介家健 少蘭大 鴻其思 世右景
愈義藩 人超波 孚仁民 澄羣谷 友維鈞 羣昀亮 英任嘉 德誠
方葛南 林釋印 白廣竺 東孫智 劉陶陶 謝王祁 劉姜崔 韓陳
啓 西無 張 香 一冰 懋大 紹學 景
倫昌亭 竺上順 聖慈摩 初揚光 谷錦珊 瑩功鵬 眞護禮 同陶
張游程 李陳李 陳周鄭 陳孫鄭 魏葉陳 張陳李 釋蘇黃 道星
昭松兆 亮慧子 明 玉 媽金吉 天 少子 慧靈 汝崑
癸興熊 恭復寬 吉淵花 明成祥 傳護文 齊平鼎 源淦山 安雲
菩楊周 朱戈鍾 心妙釋 鄭唐楊 王李許 倪魯朱 張徐黃 周許
提白子 本石 眼公湘 公志炳 祖渭實 文佛仍 邦克
揚衣慎 耀捷磐 悟果淨 僑清遠 鵠南成 卿先斐 炳觀瑞 道綬
吳殷黃 李章黃 吳李蘇 林張劉 閻張李 蔡劉釋 蓮自義 賴釋
月啓一 文今慈 經飛邨 金研汝 若介滌 運道慈 德鏡玄
珍唐鳴 彬默萬 明雄圃 藻田浩 泯僧生 辰元空 航立堂 妙妙
壽樂賴 張張陳 融林釋 張潘許 許曾黃 鍾郭江 張夏丁 慈隆
煥遠國 錫 達得月 珍紹榮 慶秀國 先阿沐 光治
治觀昌 修魂卿 熙賢淨 珠美樂 壽祿蘭 泰岸松 蘭宇磐 露道
錢屈陳 邱李煮 史周守 太妙悟 覺卓張 釋釋連 簡心程 備林
振映新 潘朝 宏 洵 信如德 德蓮 黃 觀家大
榮光安 春勛雲 熹端成 滄然明 淨慈學 眞欽增 德然心 昌廣
楊吳許 申賴黃 李陳姚 仇林高 張林李 優釋釋 姚吳李 陳胡
明 碧慶麗 文貫登 冬同正 伯 崑濟 覺筏登 建 清炯
暉斌珊 璧諸陶 一元聲 平岳和 泉華疊 光可榜 亞遜文 心
汪姚蘇 楊吳施 釋釋釋 釋孫李 莫原顏 陳葉侯 慧阮張 陳魏
之谷行 世道性 善瑞妙 性旭至 正聖萬 樹廷陳 隆文牛 證
泉良三 唱西統 契今門 顯九剛 嘉莊清 根仁好 峯愈雄 港道
侯王成 馬徐丁 毛程許 李楊謝 會釋萬 鄧鍾瑞 勝李陳 張王
振 仲業敏 楊道魏 恒樹 雲君翔 伯 奎修文 竹
璿綱一 侯道之 園陝文 錢梅健 性庵默 海毅良 進璧因 蓮徑
沈達羅 普吳林 雷陳夏 樂李張 劉陳高 吳劉陳 韓朱證
兼 盛 管葆古 宗 仙其道 泮菴煥 振煥春 鏡
士眞水 觀書華 聲珍言 觀齡威 元嶺山 章亞琳 喧宙蓮

致各國學校圖書館專門學者

佛教信徒普勸預約函

各國學校，圖書館，專門學者及佛教信徒公鑒：敬啓者，漢文大藏經爲東方思想結晶，世人久有定評，現存版本種種不同，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內容較爲充實，其正藏部份，較磧砂藏增多三千餘卷，較龍藏增多二千餘卷，較頻伽藏增多五百餘卷，每頁對於諸本不同，附有校勘，洵爲後出善本。現原版燬於二次大戰，社會零星存書，購買非易。現值世界文化，陷於極度恐慌，邪說橫流，道德墜落，流通佛典，乃爲當務之急，敝館影印原書，版式內容，不差累粟，定價極廉，僅當於頻伽藏時價三分之一，爲自有藏以來所未見，分期繳款，尤便學人，區區流通法寶之熱忱，當荷鑒察，務祈多方指教，惠予預約，並廣爲介紹，曷勝感盼，敬頌道安

中華佛教文化館啓

致各寺廟住持普勸預約函

國內外佛教寺廟住持大德公鑒：伏念常住三寶，爲佛法僧，凡我同人，共悉此旨。惟瞻望海內外各寺廟，融金範土，佛寶莊嚴，圓頂方袍，僧寶莊嚴，惟此法寶，多付缺如。偶有收藏梵筴方冊，無非零星品目。至于全部大藏，卷帙浩繁，前朝必由帝室頒發，近代亦須鉅資購請，時節因緣，良非易易。三寶不全，何以宏範萬有，陶鑄來學？敝館不揣棉薄，茲特發起影印大藏經，並提倡

一寺一藏運動。

座下釋教津梁，法門龍象，宏揚內典，諒有同心。敬望多方指教，賜予預約，如力有不及，務請邀集善信數人或數十人，成立請藏同願會，每人年施數十元，至全書出齊爲止，與會之人，於藏經所在，永供功德牌位，矜式方來，此事輕而易舉。

座下師表一方，諒無困難，從此每寺有藏，金容煥映乎貝葉，淨侶宣唱於靈文，是資緇白皈依，龍天擁護矣。敬布區區，伏祈鑒納，敬頌

教祺

中華佛教文化館啓

本影印大藏經六大特色

- (一) 本藏係影印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全部九千餘卷，比較現在各種藏經（磧砂藏六千餘卷，龍藏七千餘卷，頻伽藏（即日本宏教藏）八千餘卷）多數千餘卷，是佛教藏經中最完善之本，此爲特色者一。
- (二) 本藏大部爲華人譯著，分類編纂，條理井然，此爲特色者二。
- (三) 本藏每頁下端，附有校勘，與不同各本互校，梵語均附巴利原文，最便研討，此爲特色者三。
- (四) 本藏所收經論，逐部編號，便於檢尋援引，此爲特色者四。
- (五) 本藏洋裝巨帙，虔藏既宜，攜帶尤便，此爲特色者五。
- (六) 本藏定價不及原書四分之一，此爲特色者六。

影印大藏經預約辦法

- 一、全藏依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影印，內計按二千二百三十六部，九千〇六卷，模造紙十六開本，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八頁，精裝五十五冊，平裝一百一十冊。每部訂價按年付款新臺幣三千元，按月付款新臺幣三千一百二十元，國外郵資按實需另算。（樣本函索即寄）
- 二、全藏分兩年半出齊，第一年二十冊，第二年二十冊，第三年十五冊（均按精裝冊數計算，平裝冊數加倍）並外加目錄一冊。
- 三、訂戶分按年付款與按月付款兩種辦法，均須於訂立預約時交預約金新臺幣二百四十元。按年付款者，第一年開始交新臺幣一千二百六十元（連預約金共一千五百元）第二年開始交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總共三千元）按月付款者分二十四個月，每月交新臺幣一百二十元（兩年交齊，連預約金總共三千一百二十元）。
- 四、訂戶自八月一號開始登記預約，九月底止，交款辦法，國內訂戶交由各地第一商業銀行匯轉北投分行本館（甲種二五一）帳戶。國外由我國各駐在地銀行匯交臺灣銀行轉本館。
- 五、本藏第一次（第一年一月）經款收齊後，兩個月內即開始印經，按月奉上，每月可出二冊，隨出隨寄。
- 六、本藏由臺灣「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發行，訂戶交款寄書請直接洽辦。凡預約大藏經者，其芳名附印於經後，以資紀念。
- 七、凡欲預約本藏經者，請來函本館（臺灣臺北新北投溫泉路一五六號）索取預約單。

中華佛教文化館 謹啓

本刊各地郵局
臺灣雜誌

（上接第五頁）

。到了當日的中午，佛陀及隨從僧衆，威儀齊整的趨至受供之處。菴婆梨即以連夜所辦無上妙饌供佛及僧，食畢，菴婆梨又用金寶瓶盛著清淨之水，挨次送到各人面前嗽洗。這一頓豐盛而隆重的宴會，此時就算結束了。

「佛陀！你老人家住在我這花園裡還覺舒服嗎？假如不嫌棄的話，我想把它獻給佛陀，不知佛陀還能否哀憐我這可憐的女人，而垂允我這一要求呢？」菴婆梨不以獲得供養佛陀爲滿足，更從內心發出虔誠的哀懇。

「菴婆梨！你發心要廣大，不要單獨拿它來供養我，除我以外，應該普施所有的比丘僧衆，才能獲得更大的功德啊！」佛陀以導師的態度，糾正菴婆梨發心的偏狹。

「啊！佛陀！你老人家真慈悲，不但接受我的要求，而且還賜給我的指示。對！我決定遵照你老人家的意旨去辦。」菴婆梨感激涕零的承受佛陀的指示。

「起塔立精舍，園果施清涼。橋船以渡人，曠野施水草。及以堂明施，其福日夜增。戒具清淨者，彼必到善方。」

佛陀在接受菴婆梨這一偉大的供施之下，對其施舍園林的功德，倍加讚揚。並預言菴婆梨將來必能達到清淨的安寧之境。

菴婆梨經過佛陀幾次的教示，及施舍功德的培育，善緣固已成就，而心意亦已煥發清淨。大智佛陀在慧眼觀察之下，知堪受化。乃爲說四聖

諦法（苦集滅道）在佛陀的法水洗刷之下，一向生活在污濁而昏闇環境裡的菴婆梨，頓時顯示出無比的清淨和光輝。這時佛陀才授她先前要求而不可得的三皈五戒，菴婆梨盡其形壽，受持不犯，終至達到生命自由的解脫之道。

佛陀這種平等主義，發展到這種程度，可以說已登峰造極了。本來人與人之間，在職業上雖有不同，但沒有上下之分的。現在全世界各自自由民主國家，在憲法上規定一律平等，但真正做到像佛陀這樣的平等，還是需一段時間去努力。我們應該效法佛陀的精神，使這一真正的平等主義圓滿實現。

一九五五年七月於臺北市南昌街

（上接第十七頁）

「利己利他的積極善行，是創造良好人生的根本；認識世間真理真相的智慧，是實現人生德性的主因。」我注視着他發光的眼神，知道他心靈已開始覺悟了。

「你這研究佛教的人，對人生別有一番高尚的見解，真是不錯！我現在覺悟了，我以後一定要向佛教皈依的！」

「佛教如黑暗的明燈，如苦海的舟航，皈依了佛教，能得遠離一切情欲的苦惱，能得真理給予的快樂，我祝你從此走上覺道！」

半個月以後，我接獲他由遠地寄來的一封信，他告訴我他已在某寺皈依了佛教，他從此成爲一個覺悟的新人了。（完）

智光

研華嚴大教，究取一乘根本法輪，融通各宗綱要，會閱全部大藏，期在晝夜六時中，有一法界心，宗說義誦，理事齊修，故於晝夜六時中，有持念，誦誦，禮拜，參究，發願，回向等科目。往時善財童子，百城烟水，到處參方，爲指南科目。今行者以一斗之室，坐地參方，漫遊華嚴性海，直造毘盧玄門爲方針。蓋善財重於從事以入理，行者貴在以理而融事。要之法宗，理也，事也，皆一心之本具也。故曰：一法諸法，今封關一句，又作麼說呢？重理，不說異兼同。然

善提心發人天喜，晝夜六時恒吉祥。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農曆六月初六日封

心然法師 作詞
夢南居士 作曲

3 . 5 6 . 1	2 1 1 . 6 5 6 —	6 . 1 2 . 3	2 1 2 3 5 2 —
名 利 如	變幻的 浮 雲	榮 華 如	易逝的 流 水
2 1 6 5 6 —			2 1 3 5 2 —
佳 麗 似	浪 花	青 春 似	曇 華
2 . 3 5 . 3	2 5 3 2 1 —	1 . 6 5 . 1	6 5 4 3 5 —
談 什 麼	你 爭 我 奪	原 都 是	草 露 風 燈
說 什 麼	秀 美 芳 年	只 都 是	夢 幻 閃 電
5 . 6 1 . 2	3 5 3 2 3 1 —	2 . 3 1 . 2	6 1 6 5 3 5 —
你 看 那	郊 外 的 古 墳	風 霜 下	暴 露 的 白 骨
你 看 那	龍 鐘 老 態	你 看 那	鷄 皮 鶴 髮
5 . 3 5 . 6 1	2 3 1 2 3 —	1 . 2 3 . 5	2 3 2 6 1 —
在 當 年 許 是	赫 赫 人 物	到 如 今 却	悄 悄 無 聞
在 當 年 許 是	風 流 人 物	到 如 今 却 威	往 事 如 烟
0 0 0 0	0 0 0 0	0 0 1 —	1 — 1 —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2 3 1 2 3 3 3	2 3 2 1 6 6 6	6 1 5 3 5 5 5 5	5 6 1 6 2 2 2 2
既 知 名 利 如 浮 雲	既 知 榮 華 如 逝 水	何 不 皈 依 佛 陀 座 下	捨 棄 那 自 私 的 我
既 知 佳 麗 似 浪 花	既 知 青 春 似 曇 華	何 不 皈 依 佛 陀 座 下	握 住 那 短 暫 的 時 光
2 3 2 6 1 1 . 1	1 — — — 0	1 — — — 1 —	5 6 1 6 2 2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履 行 那 利 益 的 求 求 永 恆 的	事	此 理	



妙然法師掩關來賓合影

——份月七——

入董專費	入讀者捐助	入訂售刊	入上存	共入	支印費	支編輯費	支封對費	支郵箱費	支白報紙	共支	結存毫幣
------	-------	------	-----	----	-----	------	------	------	------	----	------

六五三二二 二四一〇四八九
五一〇七九四〇〇七一〇五
七七九三五〇〇〇五三二〇〇
九九〇四〇〇三三〇〇〇

佛教要聞

北投

居士林妙然法師，於六月六日發心掩關，專究華嚴，是日進關，到各護法信徒百餘人，請華嚴座主智光老法師說法，人天歡喜，華嚴大教將不乏繼承者。

北投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徵求發起人，已有發起人百餘名。刻其內部分總務、財務、會計、秘書、宣傳五組辦公，從八月一號開始預約登記，九月底截止，開各方致函登記者極為踴躍，如登記有五百部以上，即可開始影印。

北投

人生雜誌社所出版之「釋迦牟尼佛傳」，刻在裝訂中，本月底可出書，此為自由中國佛教界第一部佛傳。

臺北市

中國佛教會將於本月二十八日舉行會員代表大會，改選全部理事，開今年改組，各方教友極為重視，將有一番熱烈競選。

臺中市

章嘉大師於上月巡視中南部佛教狀況，極為各地教徒歡迎，覺生發行林錦東氏特將大師至各地與各教友團體所攝影片，彙刊成編，定名「章嘉大師弘法記」，不日出版，刻在付印中。

新竹

福嚴精舍主持入印順法師，為培育僧才，特組「福嚴精舍護法會」，俾該舍全體師生得安心研究佛法，該會現已成立。

通霄

一向沉寂的此間佛教，近由各教友的振動，已

于本月廿二日在養正堂成立通霄佛教念佛會。該會發起者為溫立生、李防朝、曹水忠等數十位地方有名人士，領導者請臺北之心然法師，一切組織，頗為健全。廿三晚該會舉行第一次念佛集會，參加者已有八十餘人，其中有二三十人係青年，都是極熱誠的信者。同時該會為求推動佛法之方便，並會設立有「通霄佛教歌詠隊」，聘郭玉秀女士為指導教師，現在已有溫彩美、周彩蓮等廿餘位隊員。此對發展未來海岸線之佛教，有甚大之希望。

宜蘭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宜蘭支隊，為慶祝社會第一

一大隊成立，並歡迎畢業團員轉入社會大隊於七月九日開慶祝晚會，到有來賓及團員千餘人。特請宜蘭念佛會佛教歌詠隊前往表演歌詠。是日佛教隊前往隊員計有：周覺忍、李慈仁、張慈平、謝慈範、潘慈珍、林慈慈、張慈蓮等八人。晚會開始時，第一個節目即由佛教隊二部合唱「佛曲」、「晨」，第二個節目舞蹈，第三個節目由張慈蓮小姐獨唱「西方」，及「鐘聲」，其次即由各界表演魔術、相聲，並放映電影。開此次佛教隊參加社會活動，甚受各界歡迎讚揚云。

又訊：陸軍通信兵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第三期結業於七月十三日下午八時，特假該校大禮堂舉行慶祝大會，特請宜蘭念佛會佛教歌詠隊前往參加歌唱表演。是日佛教隊隊員張慈蓮、陳慈宗、吳慈蓉、楊慈生、林慈雲等二十餘人，穿同樣服裝，由隊長張慈蓮領導前往，由名譽隊長楊勇湧先生（名

晉樂家）奏樂、副隊長張慈蓮小姐指揮，先齊唱「佛教青年進行曲」再合唱「佛曲」等，繼由謝慈範小姐獨唱「弘法者之歌」，「快板投佛陀座下」，張慈蓮小姐獨唱「讚佛歌」等，每支歌唱完後，千餘大專畢業生預備軍官，掌聲如雷，連呼再來一個。晚會後該校特以西瓜糖果招待佛教隊隊員。次日該校校長李參育將軍，特請該校王指導員，送一公函給宜蘭念佛會佛教隊，表示謝忱。該公函內寫：本校預備班第三期結業晚會，貴會參加節目精彩，深獲官員生戰士一致好評，至為辛勞，特函致謝，按該校雖常有各勞軍團，及團體參加節目，甚少獲得該校公函致謝之榮譽云。

嘉義

嘉義市民國路三七號

普德佛堂，在住持洪要女居士主事之下，年來日趨發展，信徒漸增；並於本年農曆四月初八日起，每星期日下午二時舉行念佛會，演誦佛理；參加者甚為踴躍！同時該堂並逐步推行其他佛教事業，如辦壁報，施茶水，建立圖書館等，該堂住衆在修行方面，精勤用功；在事業方面，努力建設，誠為佛教前途光明之兆象。

臺南

臺南市湛然精舍，特聘請鳳山蓮社理事長煮雲大法師來南蒞經，定於國曆七月二十九日起每晚八時半開始在本市赤崁康樂台演誦佛法。按煮雲法師辯才無碍，善於通俗演講，環島佈教，頗受各界盛大歡迎，此次蒞南弘法，理想中必有一番熱鬧云。

更正

本刊第五期所刊律師賓宿務定慧寺消息一則，該寺係吳太太、林太太、呂太太捐資興建，並非募建，特此更正聲明。

人生月刊

佛曆二五〇八年八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 長：南
發行人：東
主 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一、國 外 分 社
主 任：優
地 址：香港跑馬地美蘭街三十號

二、菲 律 賓 分 社
主 任：瑞
地 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 洋 分 社
主 任：妙
地 址：檳城極樂寺

四、泰 國 分 社
主 任：謝 普
地 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對水龍頭巷65號

訂 價	
全 年	本 省 臺 幣
	貳陸元
	海 外 菲 幣
	陸 元
	港 幣
	拾貳元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